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緇衣集傳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錄監生臣黄鑫

緇衣集傳卷二

明 黄道周 撰

德壹章第八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衣服者德之符也德以儆民奇淫生於中則放辟著於外矣旂常車脣各有其等綖紘履帶各有其式章

采軌物以寓賞罰上無以齊則下無以一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武德時唐高祖始有侈心孫伏伽為萬年縣法曹疏
曰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天下隋失天下者
何不聞其過也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
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
可妄動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此前
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子牟獻琵琶長安
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
乃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
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為非詒燕之謀也又云
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
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聲色慢游之人止
可悦耳目備驅使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故如孫伏

伽者可謂知所齊民者矣

入武德時樂工安叱奴幸以為散騎常侍李綱曰古均工樂胥雖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不得與士齒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改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今國家新造功臣之賞未遍賢才伏草野未用也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趍丹地何以示子孫故如李綱者亦知所以齊民者矣

貞觀中太尉無忌猝被召趨入東閤門失不解佩刀監門校尉莫覺也為尚書所糾僕射封德彝以無忌過誤當罰金監門不覺察罪死戴胄駁之曰禮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御湯劑飲食舟船誤皆死校尉於無忌罪同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下復議德彝執前說胄爭之曰無忌

本首過當重校尉緣無忌致罪當輕柰何舍重而論輕令論情則無忌以失觧誤監門以失察亦誤校尉不得獨死乃詔並貸故如戴胄可謂有常者矣

貞觀時有詔修洛陽宫備巡幸侍御史張玄素言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豫修宫室非急務也昔臣竊見隋營宫室時輦大木率二千人而曳一柱以木為輪木相靡而火出則鑄鐵為轂代之日行一二里轂破折則數百人齎鐵轂隨易之計一柱數十萬此天下所由亂也陛下初平洛陽隋氏宫室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顧效之也陛下謂今日財力何如隋世然且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跡禍必甚矣帝覽之名謂曰如卿言朕勝於隋末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嘆曰思之不熟以至於是遂命罷役故如張玄素亦可謂從容有常者矣張玄素為庶子時詔太子用庫

物不會承乾發取無度玄素上書曰昔周武帝卑宮
陋食以靖海內而太子奮有纖德至踐阼狂暴宗祀
以亡隋所代是矣隋文雖籍女資有天下然布德行
惠上下狃安而太子勇以驕奢敗今宮中山池其所
鑿渠殿下所親見者也夫親則嫡子貴則儲貳自謂
有萬世之安庸詎知奸人閒之致慈父之隙不可合
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疎小人黜浮華
守恭儉雖善閒者亦安所從入矣今陛下本周典王
世子服御不會以明有恩甚盛惠也而恩旨未踰六
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其究為亂惟居安思危
勿蹈覆轍太子怒令戶奴狙擊幾斃
乃免故如張玄素則知所長民者矣
馬周起徒卒從中郎將常何所陳時務二十餘條上
覽奏大喜立召見使者四輩趣之語當上意即拜監
察御史因退上封事言天子之德莫大於孝孝教之
本政治之所出也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墻宇門闕

視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所居也而內大安太上
皇所居也而外雖上皇志在清儉養惜人力陛下所
不敢違而中國四方蕃夷見者將何觀焉又伏聞明
詔以二月幸九成宮道路之言云為避暑竊惟上皇
春秋高陛下宜朝夕問安視膳今所幸宮去京城三
百餘里非可朝發夕至也萬一上皇念陛下思見顏
色何以赴之且陛下以避暑行而上皇留熱處非所以
教孝也又言宗廟之享必親宗室之封必世皆大事
洞於本計又稱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伏見
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輩雜提斛斯政獨解習
調馬所謂矇瞍之能廝圉之技獨厚賜金帛足矣今
超授高爵與政外庭鳴玉曳履與士大夫相後先臣
竊耻之誠知朝命既行不可追納猶宜不列朝班以
混士品上深納焉又言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
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其
後猶怠作法於涼其弊猶貪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

疾苦前代禍敗又目所親見然且如此況皇太子諸王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者乎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之憂憐之故人人安無動摇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且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百姓怨讟而土崩之漸始此矣夫國家興亡不由蓄積之多少而係百姓之苦樂請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因之今平居竭民財力一旦水旱風塵之警狂狡竊發豈特旰食晏寢之憂而已哉又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皆在諸王非帝者子孫王則不善也皆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而然耳今諸王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曽無限極昔魏武過寵陳思適貽陳思之禍誠宜酌長久之法使本支百世天下幸甚是蓋為魏王泰及漢王元昌發自唐初談大啟嬖畫無踰馬周者然其意皆歸於制節有常使民不貳

一日城陽公主將下嫁卜婚期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晝昏吉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故如馬

周者可謂出言有章者矣

郝處俊始拜東臺御史從幸東都上道中召與語問曰我嘗疑秦法寬荊軻一匹夫耳挾匕首竊發羣臣荷戟侍殿陛莫之敢攖將習慢然耶對曰法已急故耳秦法持寸刃上殿者族羣臣相視莫敢動故曰已急也昔魏王操著令京城有變九卿守府寺毋動動者死後嚴才作亂徒黨纔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望撫救者嘆之已有領官屬來前格鬬者操曰必王太常也王修識幾變能冒法赴難盜以禽滅已詢之果修也故法不可急亦不可慢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之為也上又一日與處俊論許敬宗所記

史皆失實朕嘗從幸未央宮仗過有横刀伏草中者先帝為歛轡却避之不發覺謂朕曰事發有數十人當死之者矣今紀殊失實處俊曰先帝寬仁非一端臣弟處傑預供奉見三衛士有誤排御衣者懼請死帝曰無恐左右無御史朕不汝罪也帝感動曰此皆史所宜書上元元年賜吏民酺帝御翔鸞閣以觀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周王顯各主之聽角勝為樂處俊進曰臣聞禮示童子無誑恐詐欺之心生以鬪邪也今二王富於春秋志趣未有定當推梨讓棗奈何令以音樂角勝予上乃亟止之故如郝處俊可謂從容有常者矣

徐有功名宏敏以字行時羅織獄興吏爭鍛鍊中外惴惴不自保獨有功以寬和為平數犯顏爭枉直太后厲聲色詰責刑死狼籍侍衛皆頸縮股栗而有功神氣堅定言論明切后亦敬憚之所開宥無慮數十

百家酷吏周興等譖視之劾有功附下罔上故縱反者久而欺當斬坐免官后意終重之尋起侍御史有功入見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且死是官矣乞免臣官貸臣死后慰諭遣之中外聞有功來咸喜相賀也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赦免踰百日復發者聽捕論有功爭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所以通改過之心啟自新之路也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所犯終不自發若許告是令與律乖也將恐詔雖下而天下無一夫獲貸者矣乃除其令潤州刺史竇孝諶妻皇嗣德妃龐母也以家祟為禱禳因告龐厭詛當死意以搖皇嗣有功明其非辜給事中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當絞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我獨死餘諸人永不死耶徐步歸就舍食食已掩扉熟寐太后顧寬之召入見好謂之曰卿比按獄多失出何也有功對曰失

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大德后默然罷得減死而有功免為民已復起司刑少卿復為皇甫文備所誣欺而免無何文備下獄有功以平法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而君出之使生何也對曰文備無死法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也凡有功以守法故坐大辟者三夷然無憂色赦之者三亦夷然無喜色故知徐有功可

謂有常者矣

當開元時有盧懷慎清儉識治體為御史中丞論時政曰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子產相鄭更法布令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令子產未踰年而死誰謂惠利故政必累時月而後成也比州牧上佐若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及課最使未遷者傾耳而聽企踵而望冒進而忘廉恥惟苟得之為務又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久不究其力媮處

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啟上下相蒙此國之大病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三考不得遷若治行尤異或加賜車馬祿秩降璽書慰勉須公卿缺則擢之以厲能者是為唐室議久任之準然官人之法在論才不論任也郡縣當平世罷勉奉公無所取國僑之治巉削過時月人思操筭逐之矣然懷慎自有常其居處服食自始仕至隆貴率單素終身焉

壹德章第九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書吉作告

易事則可望而知矣易知則可述而志矣可望而知則不疑可述而志則不惑故攉數相御亂世之道也坎之納約睽之遇巷益不得已也周文王問於粥子曰君子將入其職則於民也何如粥子曰君子將入其職則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既入其職則於民也何如曰君子既入其職其於民也瞑瞑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既去其職則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民也暗暗然若日之已入也故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瞑瞑者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思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故為上而易知為下而易志猶之日月也上不以日月示其下則下以雲雷疑其上詩曰曀曀其陰虺虺其雷言其君臣自為疑惑也

是章疑與上章為一以其再引詩故又分傳焉

唐太宗嘗從容與輔臣論治及隋文之為君也房玄齡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至日昃五品以上每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可謂勵精之主矣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又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上意惟取決受成即有愆忘莫敢違覆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司使各司天下之事而宰相平章其上審熟便安乃後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庶其理乎先是上謂魏徵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於彼耳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故如貞觀君臣所謂可望

可述者矣

太宗嘗謂史臣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不得多言杜正倫對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慮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既又謂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後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亦欲自省舊愆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善美然自陛下親覽起居後人得以為法竊恐曾元之後或質殊上哲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曲辭遠害悠悠千載何可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

許敬宗等纂高祖今上實録以進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前日之事史官何諱焉乃令削去微辭直書其事故貞觀諸史臣亦可謂知所望述者矣

貞觀中年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及後十餘年上又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以為何如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也馬周曰比來陛下賞罰微以喜怒為高下此外不見其

失上深納之是秋上又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公等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不暇又何過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皆曲相諛説朕試舉公等得失相戒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明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然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捷善和解人事事朕三十年遂無及於獻替楊師行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經遠自當不負於物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劉洎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褚遂良學問稍長意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葢是時元成已死念無有直顏可屬後事如元成者劉洎稍顏又以然諾之箴隕身於亢厲惜哉故如貞觀之君臣不

疑不惑
者矣
太宗中年見天下乂安嘗曰治國如治病病小愈猶
宜將護儻自縱病復作不救矣朕有二喜一懼比來
豐稔斗粟三錢中國幸安一喜也北方久服邊鄙無
虞二喜也然治安則驕侈驕侈則危亡朕日慎一日
惟懼不終欲數聞卿等規爭耳魏徵曰內外治安臣
不以為喜所喜者陛下居安思危天下幸甚又謂羣
臣曰貞觀以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貞觀以後
繩愆糾謬為朕計安天下魏徵之力也皆賜之佩刀
晚謂侍臣言古帝王平區夏不能服從戎狄朕德不
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咸頌述上曰卿言過
朕所為致此者只五事人君多忌疾勝已朕見人之
善若已有不憚自服人行能不能兼備朕棄短取長
俾各材進用人主進賢則寘諸懷退不肖則推諸壑
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則矜之人主多惡正直畏抉

擿陰誅顯戮之朕踐阼來正直之士比肩朝廷未嘗一遭過謫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愛之如一故其部落親附甚恩此五者所以成今日之功也甚矣唐宗之丈不及漢高之質也然其君臣相信可望可述

葢有尹告一德之風焉

漢高祖雄畧勝唐宗而猜忌功臣寡學術故其後世宰相保傅寡有免者元帝時石顯弘恭用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以師傅見尊重數陳時政言治亂與諫大夫劉更生侍中金敞並拾遺同心謀議欲復古制罷中書宦官恭顯大恨之與車騎將軍史高比使待詔鄭朋華龍告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下弘恭問狀於是恭顯請謁者召致廷尉時帝初即位不省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帝召堪更生對曰繫獄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立令出視事恭顯因推將軍史高

言上新即位而先驗師傅宜因決免於是收蕭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其春地震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乃爵望之關內侯徵堪更生為諫大夫恭顯又皆白以為郎中更生懼使外親上變言事恭顯疑更生所為考之辭服遂逮更生論誣罔不道免為庶人是歲冬望之子伋亦上書訟前事恭顯奏望之所坐明白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歸非於上失大臣體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少塞其怏怏心則朝廷無以施恩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輕必無憂乃可其奏顯等遂發金吾圍望之第變之望之欲引決夫人止之以問門生朱雲勸之於是望之仰天太息曰吾嘗備位宰相年踰六十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遂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果然殺吾賢傅時大官方尚食為卻食流涕哀動左右然卒無以創恭顯也已上又說郎京房生

以易言災異數驗數名見言事房問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也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耶上曰為賢耳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乎上曰以其時亂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幽厲何不覺悟卒以至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乎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幽厲而非笑之然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羣盜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為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春秋所舉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帝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用者誰與上曰然幸以為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也房頓首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默然良久乃問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所最信任與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人者是矣帝俯首曰已喻然亦不能退恭顯也既以房為魏郡太守試考課法竟坐與淮陽憲王舅張博漏泄省中語徵下獄論棄市妻子徙邊而元帝終以不悟先是劉更生因災異條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加以舊恩未報乎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詩書所稱至於春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混淆黑白不分邪正雜揉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更相讒愬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不可勝載往往羣朋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

之機也秉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秉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輻輳於前毁譽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星辰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歌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易之義也昔者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序周位當是時流言讒謗豈可

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驩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事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疎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今二府奏恭顯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隙縁飾文字流言醜詆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而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進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邪佞散諂險杜羣枉之門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備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上覽之意頗悟而恭顯見其書怨益深己堪猛以日食左遷無何堪卒猛以讒自殺而更生遂廢故上下疑惑則禍患日生漢室之衰則自此始也當恭顯時亦未敢自放以鄭朋龍華構之於始而望之危楊興諸葛豐構之於中而張

猶殆賈捐之阻之於終而諸賢卒不可復故上不可望而知下不可述而志則陰邪四出君臣相惑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是之謂也

示厚章第十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何謂也曰是法日之謂也曰虞帝之不法日何謂也曰隱惡揚善天地之道也然且舉元除凶不俟逾載則是以日為道也故陟明黜幽鬼神所以從令也喜陽惡陰萬物所以著性也性定則情摯情摯則俗厚俗厚則天子易為化有司易為治夫非正直之君子而能如

此乎詩曰視民不恌君
子是則是傚是之謂也
東漢諸臣以名節相砥礪於儒行獨深唐興魏元成
所論賞罰從好不從令皆一本於緇衣其著者與此
篇相表裏也如德禮誠信疏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
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貳情德禮行則遠者來格
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有
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信令無誠也自王道休
明綿十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然道德未益厚仁
義未益篤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善
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也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既
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惡聞直言雖時有
所容非曩者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
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
强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
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可恠强直者畏擅

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夫竊金生疑投杼致惑衆人不得言大臣莫與爭妨化損德其在兹乎夫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好善而惡惡臨難不苟殺身成仁小人好利而惡義惟利所在危人以自安苟欲危人何所不至今欲致治必委之於君子至事得失又議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何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過常在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悖謬況内懷奸宄順旨承顏其爲患禍豈不深乎孔子有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甚無害于正小人雖時有小善善不積無改于邪今謂之善人矣復疑其爲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正一之以誠然後小人絶其奸邪君子行其正直無爲之化猶或可期

昔中行穆伯攻鼓不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
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不應左右怪
之穆伯曰簡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
吾不可以不賞是賞佞人也得國而使人共為佞安
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也猶慎佞人之賞況巍巍
上聖而使盛德有所間然乎若使善善而不能進惡
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
之期猶未可保也故如魏徵者可謂正直者矣緇衣
二十四章於以表正示厚去
貳去虞其大意不過如此也

景雲間有鎧曹參軍柳澤者上疏曰頃因韋氏險詖
姦臣同惡遂使賞罰紊弛善惡混淆政以賄成官由
寵進海内寒心莫可救藥賴神祇佑德宗廟降靈陛
下勇智天錫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萬邦愷
樂室家胥慶然臣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

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夫驕奢起于親貴綱紀亂于寵倖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則姦詐斯起暴亂日生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啟至于寮友必惟妙擇而驕奢流遁餘風或存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以交修其不逮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甚為不道非進德致治之本也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誠哉斯語頃者弃

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
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富之而不防以法不
節以禮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諺云千人所指無病
而死不其然歟禮云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
愛之心人所不免去之而閑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
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
鑒誡之轍其則不遠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
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為巫風敢有殉于貨色
恒于遊畋時為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
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
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馬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
使久而忽之遠而墜之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

常九有以亡惟陛下慎之哉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難復談矣此疏於勸誡之道稱引甚備故如柳澤者知所以章善癉惡者矣

陸贄論裴延齡奸蠹疏曰臣聞君子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所以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萬物不通所以為否也夫小人蔽明害理如嘉穀之有蟊良木之有蠹是以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有意讐阻之哉誠以其蔽明害理致禍之原慱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戶部侍郎裴延齡性邪行險口利志凶矯妄不疑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違服讒為盡節智愚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辨也或者聖慮以其甚招嫉怨而

謂之孤貞可托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夫布腹心而寄耳目舜與紂皆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過以與天下同欲由是天下莫不歸心故其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由是天下莫不離心故其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故與天下同欲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任耳目之意不殊然而美惡成敗相遠若此豈不以任人之道不同求過之情有異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君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

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甚於趙高乎益是時延齡以欺罔言利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輒稱勾獲隱欺得錢數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又舉大府見在存數稱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段疋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又平涼諸鎮告稱絕糧其饋運騾車工役之數延齡皆指為羨餘及上遣中官簡覆但草狀自陳云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而已陛贄諸賢雖抗辭彈劾而上溺於羨餘之奉尊庇之不悟也

司馬光既知許州乃論劾王安石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仲文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日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耳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親黨盤據要津擯排異己常以己意陰

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寮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睹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常同寮不忍輕絕因循以至於今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睹安石逞其狂愚使天下蒼生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而軾與仲丈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雷霆之威攖虎狼之怒廢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仲丈遠矣人情誰不畏首尾保祿位鎮睹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爵祿為妻子計包羞忍恥竊據大州此臣不如鎮遠矣臣

閒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奉教於君子矣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以為忠良攻難安石者以為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言恐陛下所謂讒慝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故如司馬光

可謂章善癉惡者矣

蘇軾論呂惠卿疏曰臣聞漢武帝時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征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

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腹心指摘教道以濟其惡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感悟知琦朴忠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安石遑遽自失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惠卿自恐失勢上章奏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身攝內侍之職自往傳宣以起安石遂為安石畫策以刧持上下大率多用刑獄以排擊忠良推舉邪黨而諍臣呑聲有識喪氣天下自是靡然矣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簡括無遺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告訐之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民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入裏鄧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意欲株蔓連引塗汙公卿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惟黨人徐禧

助之遂行其説違背物情至今為梗永樂之敗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實始由此雖或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所不食方安石始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發其贓私朝廷遣官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因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謂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雖欺君之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録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此豈閭閻下賤之所復為乎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至於弑

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生平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駕御英豪何所不可而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臣惟恐不及而置惡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汙於斧鑕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故如蘇軾亦明於章癉示厚之旨者矣

當高宗時李綱疏曰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治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仰繹聖訓誠為要論然臣竊

觀國家艱難之會人才素行未可猝知而惟偓腹心決非君子不可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樂於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趨利為得計於國而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恬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禄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圖己動為身謀不顧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之益亦晚矣范祖禹有言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為人主者皆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卒之君子常不得用小人常不得退者

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邪之所喜自非明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世不可得矣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不疑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不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集中興之功哉故如李綱者知好正直為章癖之本者矣

不勞章第十一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

重辭不擾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天下之道誠而已矣誠則明明則通通則上下一體事簡而愈治不誠則昏昏則塞塞則上下異志事繁而愈紛故以誠御遠天下無不及之事以誠御隱天下無不知之情行失而志衰情窮而辭變訟獄繁興盜賊滋有雖聖人治之而有不治也故以術馭天下堯舜有不給之術以誠御天下豚魚有可孚之誠上下相疑治道愈荒故為督責之言以告其上者是皆有隱情匿於威福利上疲勞秉倦而取之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是之謂也

荀卿曰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百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治主能當一

則百事正故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察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過也不能治近而務治遠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不能當一而務正百悖也過猶悖也故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並照而觀其成者也相者列百官之長聽百事之要以飭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以効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人君勞於索之佚於使之曰論相而已矣論相故不疑不疑故易事易事故易知易知故居近以御遠居明以御幽居一以御百故好惡可以共治刑罰可以不試也是則荀卿深於此義者也

魏徵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

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貳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為輕重者也今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樹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樹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僭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有攸虧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已弊以人臣之

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

又疏曰臣聞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胷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竊觀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極時之選處之鈞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

其罪而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致理何由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多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一介庸夫許身交友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誼同魚水若君為堯舜則身為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上之懷誠有所未盡也故如魏徵者於上下疑信之間辨之審矣凡魏徵論奏皆原本緇衣稱引前後錯見諸篇其推明賞罰本於好惡則前後一也

熙寧二年四月詔云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

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若以為責不在己夫豈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後發者耶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興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剏制改法救獘除害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遇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於時富弼為首輔王安石初為執政其求言懇至如此上下好惡益猶未變

也然於章癉之義益已漸淆矣

司馬光疏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

誠體之矣欲取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矣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跡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安得謂之威福在已耶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

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後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夫人心不同有如面焉國家凡舉一事用一人朝廷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或以為賢必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非則安榮舍賢而用不肖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不齊天子乃親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議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情議事誠善矣然終不肯以意裁決遂

使羣臣强辯者巧丈相攻至於再三反覆無有紀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外夷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根本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憫已經法司論斷而州官謬為巧飾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明主之事也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其謀殺為一事為二事為所因不為所因一廉察吏能辨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卒於棄百代之彝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忘其本根之謂乎凡若此類欲以為聰明剛斷威福自己

臣愚竊以為
未得其要也
光既論寄資諸內臣宜復祖制又因王中正差遣再
疏曰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
能否臣愚竊以謂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
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
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奸慝論政事
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敷陳其有尸
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
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
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
采聽道路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
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
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
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
黜眾人皆言中正所為審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己有

其漸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將重趼接迹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擢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偕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綱紀傾覆國家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也故如司馬光知所以釋疑去惑者矣

熙寧元年孫覺疏曰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所以事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嘗謂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以疑待物則人誰敢自盡陛下欲使人人自盡則莫如事至而

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比黨讒誣譖謗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君之權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以理持之知利之所出以義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若不任大臣而移聽於他臣則權又在他臣矣陛下欲羣下之不為比周不為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如進賢遠佞賞當功而罰當罪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奬優異其後或厭棄疎外僅不能籍之耳記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尤人主之所宜戒者也臣以為人臣如此始信終疑雖其才不足以結主知備任使亦類為人所間罥端一開勢不復合陛下持此不變數年之後稱人才者必少矣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義理進退黜陟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徇私比下罔上以自近

於誅戮哉故章好慎恐
去疑之談孫覺亦有焉
三代而下君臣猜疑卒釀禍日亂不可復捄者其唐之德宗宋之哲宗乎德宗英斷起自多難用崔佑甫為相初政可觀既以盧杞用事浸於機械喜諛惡直好與私人圖柄臣數擿發為防阻嘗有女唐安公主之喪痛甚欲為塔厚葬相公輔爭之上發怨謂學士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宜論公輔獨指朕過為名贄曰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唐虞君臣慮事之微日至萬數陛下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防微乃其職也陛下見善而遷聞諫不逆則所獲多矣上曰朕欲罷公輔者久公輔所知借此為名何能忍之贄曰主道要於虛心御臣必先誠意陛下以欲罷公輔之心而逆之是心有未盡揣公輔知罷之意而疑之是心有未誠君臣獻納相助為理何必責意以拒諫乎上怒不解而公輔竟去位相蕭復亦好直言始與盧杞並

奏事杞阿旨面焦責之又為上言陛下初踐阼聖德光美後用楊炎盧杞而命亂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復自請出宣撫江淮而朝士多上書留行者上疑復悔行陰使之以謂贄贄曰復貴門子且戚屬痛修勵為清貞其矯情而過則有之至二三爽德挾詐懷奸必不其然陛下但面詰言者白矣上竟不復詰及自江淮還問使事對曰陳少游任兼將相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建忠義請以皋代少游鎮令善惡著明上然之退入省上遣中使揖相從一附耳去諸相出從一詰復曰適中使傳旨令從一與公議公所言事即奏行必勿使李盧知復太息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必與衆共使李盧不任相則當罷今在位朝廷大政安得使不聞乎誠不惜與公奏行恐從此遂成阻隔也從一以聞上以為下比愈不悅復而復罷盧杞雖以公論廢上終悅其讒諛心念之既遇赦移吉州杞語人曰吾行用矣已而果用刺饒州給事中

袁高補闕陳京等奏杞擅權窮凶極惡必不可復高復於正衙論奏上曰杞已更再赦高曰赦止原其罪何可使有民社上大怒諫者稍引卻京顧曰此大事理亂所關當以死爭何遽退上意稍動召宰相使與小州相李勉曰既與之何論小州柰天下失望何乃以為澧州別駕時李泌以散騎常侍召至入謁朝議方洶洶從閒問之上曰朕已可袁高等奏矣泌曰累日外人藉藉至竊比陛下於桓靈今聞德音乃堯舜不逮也上悅杞乃廢死上嘗從容論盧杞以為忠清强介也謂李泌曰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所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回天用悔禍不然亂何自弭乎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不足朕朕中不可忍非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城奉天亦天命耳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若

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亡也帝復言祀小心朕所言無不從泌對曰夫言莫予違孔子所謂喪邦也凡古今姦邪皆以從君為亂德宗於時猶不知大姦之小心可為昏德矣然德宗從容聽納善誘陸贄至方之幽厲李泌至方之桓靈而霽顏受之曾不為忤其再造克復有由然也

宋哲宗於諸帝中稍不慧以太皇太后垂簾久滋不悦熙豐諸小人秉隙思奮與內侍作蜚語交搆之在位者顧望莫敢言范祖禹乃疏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而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太皇保佑聖躬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終始如一雖德澤加於天下而羣小怨恨思逞者不少矣小人進言必將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

帝之臣設疑事以離間聖聽不可不察也方陛下初即位時諸上書言法不便者以萬計太皇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天下共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因逐其人其改之逐之者為其上負先帝下負兆民亦因天下所欲逐而逐之也初豈有憎惡於其間哉而怨怒滋多萋菲必甚惟陛下清心察理辨析是非深拒邪說諸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矣若稍入其言則好言者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陛下孝道所損多矣時蘇軾方具疏見祖禹疏遂輟草附名以上不報頃之有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入內給事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先名內侍恐四海有以窺陛下也弗聽於是羣小排太后時事益力范純仁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翕翕訿訿一何薄也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詔上之曰望陛下稽做而行韓忠彥亦以

為言皆不聽初呂大防欲引楊畏為諫大夫范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呂大防蘇轍皆以為不然及呂大防以山陵使出國門楊畏即首叛之疏言神宗更法立制欲垂之萬世今未一傳而罷廢殆盡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大善之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可用者畏遂列章惇呂惠卿李清臣等名以聞且具言先帝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上深以為然鄧潤甫以服闋補翰學又為上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勸上紹述即以為尚書左丞蘇轍諫曰先帝設施有百代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是也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安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相遁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後世稱焉本朝

真宗天書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之梓宮英廟濮議朝廷洶洶者數歲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仁宗神考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輕事變易哉事從其當不可易也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善擢任累歲不道之人挾其私忿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上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羣臣莫敢言相純仁從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始親政當進退大臣以禮不當訶斥如責奴隷上曰人恒言秦皇漢武何謂非謗純仁曰轍所論者事與時也非人也上為少霽轍竟落職知汝州既而楊畏覆試策黜主元祐者以風天下而國是大變矣於是用曽布言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召章惇為尚書左僕射盡反元祐之政召蔡京為户尚書主改法林希為中書舍人典變更貶黜辭令蔡卞為國史修撰重修實録亂是非以黄履為御史中丞張商英來之邵等為正言主彈射

於是臺諫交章言神宗盛德大業而故相光公著摯
大防等朋比詆譏惇卞至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
上以問許將將力爭之乃止自是元祐諸賢貶竄殆
盡矣惇又議遣御史按嶺南盡殺流人上亦以問許
將將曰此事惟漢唐有之祖宗以來未有也本朝治
道所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上深然之惇意
不快別搆謀以疑宮掖而同文館獄之禍興初神宗
違豫時岐王顥嘉王頵日入問起居及大漸太后命
二王毋輒入時蔡確柄國起居舍人邢恕為之謀以
二王太后子而帝幼欲援立為功密語太后姪高公
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岐嘉皆賢王也宜
蚤定公繪懼曰君欲禍吾家耶恕計不行乃宣言太
皇太后屬意岐王與王珪吳充相表裏賴確擁護而
定及確失勢謀泄竄新州恕亦坐貶至是憤恨求逞
間道謁確於鄧與定畫欲得司馬光左驗乃紿公子
康令手書誦確功既而恕帥中山置酒招高遵裕子

士京勸令訟王珪欲立岐王事士京愚信之語漸布聞而孟皇后故宣仁所立惇卞欲誣宣仁廢立恐中閒之不動也會上幸劉婕妤孟皇后漸疎而后女福慶公主疾后姊持符水入禁中內侍郝隨附婕妤搆后為魘魅又后養母信尼言為后禱祠事聞諸奸人羣搆之欲殺后誣宣仁以滅口及后廢出居瑤華宮惇卞乃大喜引邢恕為御史中丞以自助恕乃令確子渭上書訟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等陷其父圖不軌置獄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等雜治之羅織萬端獄成奏摯等大逆不道罪當族上乃太息曰元祐人之不可信一至是乎會摯燾貶死詔錮其子孫於嶺南於是惇又言光摯大防等結主崇慶閣內侍陳衍張士良謀廢立有端時衍已貶朱厓士良已貶柳州逮至蔡京安惇雜治之列刀鋸鼎鑊于前謂之曰言有則貫匿不言死矣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何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乞就戮京等窮治無所得乃

奏衍疏隅兩宫剪人主腹心羽翼罪當死竟殺衍而惇卞自作詔書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為庶人上持未下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叩閤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何有於我上感悟持惇卞奏立引燭焚之郝隨等以告惇卞明日復具奏請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已而元祐宰執再貶竄程頤亦坐不避安置涪州方紹述初議時李清臣張商英實為嚆矢而蔡京陰結中官裴彦臣為助及後惇卞與劉瑗郝隨等益密而布毒益酷御史常安民首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巧足以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倒天下之是非又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情果出于公論乎而上終不悟也蓋宣仁攝政久哲宗有所不堪呂大防與諸賢時有異同蘇頌每奏事必

親面上故哲宗終念之然以一念懷疑使祖孫夫婦皆不能終羣小率為不及不知之辭以誑其上而邪正溷淆仁賢空虛國隨以敝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言盜言之孔甘而讒人之可畏也

臣觀紹述時所持論策士以元祐熙豐為之標的從熙豐者錄從元祐者黜亦自為章好愼惡也而其意不在於章愼徒自為好惡惑上誣民而已故臣有重辭不戲行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則若王安石呂惠卿蔡卞張商英李清臣之徒是也建中之疑在於上雖有崔祐甫李泌陸贄不能保其終紹述之難知在於下雖有范純仁呂大防蘇轍不能愼其始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言出話之不可不然為猶之不可不遠也

成教章第十二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書作播刑之廸

敬者政之本也明者敬之用也人主不以敬明治其身而欲以政教治天下其勢必濫賞而重罰濫賞而重罰必褻刑而輕爵褻刑輕爵則小人雜進君子引避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則必由此矣故政教者非刑賞之謂也政教失而求之刑賞猶風雨失而求之雩祀也其雩祀愈煩而風雨愈失風雨失而雩祀煩則農商絀而巫覡坐貴也然而必求之刑賞何也曰刑賞者所以修政教之具也

漢哀帝時侍中董賢賜賚無極丞相王嘉奏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一日二日萬幾箕子

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夫父子至親失禮而患生何況異姓之臣乎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稱為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猛獸驚出馮貴人當之元帝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水衡少府見錢多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女寵酒色損德傷年終不怨怒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家貲皆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内譏朝廷安平傳於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節儉所過稱德天下回心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

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以用度不足割恩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開門鄉闕引王渠灌園池賞賜護作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奏御乃行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及賢家賔婚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文罷苑以賜賢田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乘馬者馳大惑不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而今有此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自傷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願陛下慎一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深覽前世韓嫣之失以節賢寵安全其命

漢安帝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司徒楊震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

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微賤得遭千載雖有推燥居濕之勤而前後賞惠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壓黜日月損辱清朝昔鄭莊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誠慎拜爵減省獻御令野無鶏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哲明王豈不休哉及後聖女伯榮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瓌妻之遂得襲護爵位震又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亂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爵為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章不合經義行人諠

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鏡旣往順帝之則上卒不聽而漢祚以傾故爵祿不足勸則刑罰亦不足耻刑罰不足耻則冠攘叛亂者接踵於世矣

安帝旣數遣中使往來甘陵爵賞無度尚書翟酺諫曰陛下應天履祥當建太平之功而外戚內寵應時滋章臣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寶至乃盜弄神器幾傾社稷及其破壞頭顙墜地願爲狐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無道殃必疾今外戚近幸漢元以來未有倫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重尋覆轍摧折可必而朝臣莫肯正議翕翕訿訿轉相援附臣恐威權外假復之良難虎兕一奮卒不可制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假人此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書囊或譏其儉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今初政未久而賞賚不

貲斂天下之財填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將復重賦百姓怨叛危亂之所倚也昔成王初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故一旦復辟而天下曉然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延光永建而後常侍半為列侯質桓之際李杜横誅建寧之初竇陳駢命而爵賞刑罰無一足觀先王之政教於是皆熄矣

宋時刑罰最為簡易然當咸平景德間猶有非法之刑錢易疏論之曰臣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上下無信而刑戮始施以堯之時四罪雖凶尚惡言殺故國之重者莫先于刑刑之傷者無至于殺秦用商鞅仁智不施而厚于法至于漢祖始盡蠲除秦漢是非明在簡策矣竊見近代之刑不知建於何時其白日刼殺背軍逃走與造惡逆非常之罪者不從法斷皆支解臠磔斷截手足坐釘立釘鈎背烙

筋或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吟未息臣淳化中寄居壽春見州將生釘一賊而集衆之際猶盜人財若使嚴刑可誡則秦之黔首無一為盜者矣臣愚以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陛下化理天下德感中外使近代非法之刑不及時除之則後代相承必為常法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書上不行然自是淩遲之外僅有斬絞兩法益省刑之道只在不濫不在於遞輕遞輕則易犯易犯則多死故仁人有所不為也

天聖七年詔論時政龐籍時為羣牧判官疏請推誠以待羣下其言謹法度者曰臣聞守文之體必遵制度御下之方在謹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盈賤不敢踰越憲法正則寛不赦有罪猛不及無辜擇此二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唐文宗嘗言為國之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此要言妙道

也故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輕重之機安危之理也國家典章自中書樞密院下至百司政教所行皆有成憲况祥符中勑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送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大小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覆奏者恐破舊制開倖門故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内降歲有增多夫求丐之人若事合舊典則不憂不行若創起新例則必多違法傳降不已歲月寖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所以日夜為朝廷惜之也夫左右之臣貴密之戚出入禁闥綢繆寵遇汎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恣漸積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夫有賤位之心繼以慢恩之意未有不猖獗踰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恩既盈然後寘之文法將欲福之適足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諸葛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是也使其操履自

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懷保恩之意豈非王者待近戚之至仁乎臣往為開封府兵曹參軍見王世融以貴戚毆一軍將仇保法當贖銅已勅勒任此實國家用法之至當保全戚里之盛心也近聞作坊料監官連宮掖之戚侵盜官物事發而逃按捕之次降旨不令窮究陛下何不使推究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因赦文稍加收叙或以衣食豢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改悛是陛下再造其身也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病因以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帝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哀痛而可其奏夫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壻也復已許其贖而終不貸者蓋食言之媿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度以齊中外也蓋漢唐外戚之禍至宋時亦已絕少其恩賚刑罰稍稍踰節諸臣猶持之如此亦有行政成教

之風

焉

仁宗嘉祐時麥允言以軍功欲給一品鹵簿司馬光奏曰臣聞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差等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保畜其臣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過絶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適足增其罪累也蓋三公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所以嘉賞元功非近習所應得者惟陛下覽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追寢前命毋使天下人竊議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英宗治平元年上初登極內外羣臣咸丐恩命光又疏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方懲革斯弊今又以中外平寧為兩府功朞年之內連駢遷官則宿衛將帥宗

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覬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爵祿賤於泥土何以役使羣臣伏蒙聖諭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他人無功何敢輒望竊以制令之行必自貴近為始若寢兩府恩命他人自不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任無功不思榮進今兩府纔受恩命內侍省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求遷卒何窮盡益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前者濫恩施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宜即追還以塞僥倖之路熙寧初又論王廣淵疏曰臣累言廣淵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今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歸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為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一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為姦諂無益哉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假人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為其非賢材

不得也唐宣宗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制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為貴夫名器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兩覃恩服緋紫者已為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服者皆為恥不為榮也宜奪去廣淵職名與所賜章服使賞善刑惡皦然明白故如司馬光所云可謂不褻刑而輕爵矣

仁宗慶歷四年選人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初從選人改京官二三年間改遷七八次皆曰賞勞宋時知州差出其權州事聽轉運使自差今朝命張子奭亦為子奭酬勞也歐陽修疏言朝廷每用一人必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月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至十五人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部州而不免衆議者葢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子奭作使西州不為無勞但恩典已優

於賞已足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皆終身行賞不止耶乞今後効勞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已若其別有材能則拔擢自可不次但不涉於僥倖人亦自可無言嘉祐二年内官梁舉直希求恩倖歐陽修又封還内降疏曰臣勘會本府見内官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准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公然作過不畏憲法干求内降紊亂綱紀所以前後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聖聽干請不休竊以曲庇小臣屈撓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史冊書之以著君過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小人本無知識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從職在獻納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以彰聖君之失於時韓琦傳堯俞於内降事咸有論奏益内降則倖賞者多倖賞則輕刑輕刑則祿不足勸罰不足耻韓琦疏曰臣竊以祖宗以來躬決庶務凡於賞

罰任使皆與兩府大臣外朝公議或有內批指揮皆秉自宸斷自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之日間有小輩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中內上表或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臺綱寖壞為害至深陛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至於再三不容一一論正乞勑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及文武臣僚奏請事件并於閤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敢輙因緣請託於內中乞特批指揮者即降出姓名送有司勘劾斷在必行如此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序矣故如韓琦歐陽修司馬光則皆明於勸耻之道刑爵之理也

忠敬章第十三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祭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道之可格於神明信於僕妾行壼閾而周於天地者其惟敬慎敬慎乎敬慎之言接於左右而後左右無偽言敬慎之行接於左右而後左右無飾行言行信於左右而後德誼孚於朋友而後上下之志可一也敬慎之失生於逸欲逸欲生於醉飽醉飽生於富貴故享天下而無醉飽之心則足以託天下矣以小謀大以

遠言近以内圖外固是教亂也書曰邇臣守和大臣靖四方又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是以忠敬而馭富貴之道也

古今之稱難治者莫如邇臣邇臣見天子動靜得其好惡因而生心其柔者以取嬖倖傾害端良其强者以取威福圖危社稷非其心不利社稷其勢使然也士大夫上不見信於天子下無以自觧於百姓中又重怨於士大夫於是謗讟交加而禍亂日起矣故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皆邇臣疾蔽其間邇臣之所以疾蔽其間者不知天子為天下之天子而獨以為邇臣之天子也天子亦自謂邇臣之天子而中疏於大臣下遠於百姓又或起而間之則孤危之形成而天子徒擁其爭器矣漢唐之末年則皆坐此弊也

唐文宗為諸王時深鑒穆敬兩朝荒宴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擢學士韋處厚同平章事出宮女無職事

者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冗食千二百餘員罷遣淮南所進女樂誅妖僧方士挾邪疑衆者劾錢教別藏歸有司禁中外車服第宅踰制者凡宣索纂組雕鏤之物并罷方敬宗時月纔一二視朝侍制官未嘗召對上始復舊制召宰相羣臣延訪政事聽朝暇輒讀書史未嘗及聲伎游畋一日於延英謂宰相曰吏部選吏不選才獨循舊例謂配官安得無濫宰相對曰資望官亦宜循舊令錄宜更選耳既召三銓謂之曰近選令錄如何對曰以資上曰資合得而才劣則如何曰與邊遠上曰嗟乎以劣才治邊民邊陲舉可知也於是邊將不由貨得中尉稍靖天下翕然謂太平可冀然上闇於知人又柔勒不斷與宰相議事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獨對請曰陛下不以臣等為不肖使待罪在位所奏可忽復中變豈自上心出耶抑為横議所奪耶自上心出乃示臣等不信使奪於横議臣等亦何名執政乎且裴度元勲舊德輔

四朝矣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宜親之重之臣陛下所親擢即不任宜先罷無為使大政旁落趨沒階頓首求罷上瞿然慰勞之處厚所云與是章同旨蓋真上比於邇臣而大臣不親也然大臣在道不在位天子在知人不在任人及處厚卒裴度罷去李宗閔援中尉得相與牛僧孺比而逐李德裕邊事益壞盧龍軍亂逐節使立留後宰相不能難也天子邑邑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必别求太平非臣愚所及請避位於是僧孺出鎮淮南而德裕入為兵部尚書先是上患中尉威與相宋申錫謀去之事頗露中尉王守澄用鄭注計誣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乘上浴叩户入奏之語驟甚上怒立遣神策士屠申錫家諸將士多叩頭爭謂不可雖牛僧孺亦以為不可也已上頗聞注為守澄謀主竊權勢問守澄曰外議籍籍言有鄭注者在中

尉所招權納賄寧有之乎守澄對曰有之彼其人才士上試名見自知之既見上釋然立以為侍御史朝野大駭會上得風疾不能言飲注藥而效益大寵時大旱禱雨司門郎李中敏上疏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誣枉被刑鄭注姦倖擭用今獨斬注雪申錫天必雨不聽會有李仲言者為其從父逢吉賂鄭注注見仲言本儒生又海內望族心資其用遂介之王守澄守澄悅薦之上言其善易既見持論辯激昂可喜即左右灑然動顏色上益以為才似鄭注時李德裕既相大患之乃言於上曰仲言往為逢吉謀逐李紳危裴度陛下盡知今奈何置之禁近上曰人孰無過仲言才獨不容其改過乎對曰臣聞惟顏子能不貳過聖賢之過但思慮未及或失中耳若仲言則惡根於心安能自返哉上諱守澄薦乃佯曰逢吉薦朕聽之今不欲食言德裕曰逢吉故宰相而薦姦邪熒主聽是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如何德裕堅以為

不可上顧問相涯何如涯視上意漫應曰可德裕搖首止之上適見遂大疑德裕為傾仄不擇罷於是仲言與注比而譖德裕且引宗閔為援於是宗閔復相出德裕鎮海尋貶袁州而仲言為翰林侍讀改名訓已訓求兩省不得怨宗閔而宗閔亦罷方上之欲除中尉也顧在位諸臣無足謀者德裕相既非久罷獨於訓注益密訓起流人一歲中連遂二相遂得相而鄭注官翰林衣鹿皮裘以李泌自擬頌疾朋黨共目德裕宗閔所樹人為二黨遷貶無虛日時諸中尉以訓注本因守澄進寘不疑秉間為上言盡誅中尉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畫如指掌上深信之念守澄所畏惟仇士良因擢士良分守澄權士良既進多譎智而守澄大困遂以陰罪酖殺守澄又杖殺陳宏志而元和之逆黨畧盡訓既誅二中尉欲盡誅諸宦者又心忌鄭注既以中外協勑出注鎮鳳翔與京兆羅立言金吾大將軍韓約御史中丞李孝本期先發使注

不得蒙其功陽出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厲兵
以待事時相惟舒元輿與其謀王涯賈餗莫知也九
年冬十一月乙丑上御紫宸殿朝百官班定約前奏
左金吾廳事後甘露降石榴上因舞蹈再拜宰相亦
率百官拜上命宰相往行省還奏露疑非真宜更驗
視上顧仇士良等帥宦者往視宦者殊喜各奔詣金
吾出殿門而訓出懷中勅行餘璠勒所部往誅之璠
股栗不敢前獨行餘領部曲立丹鳳門外士良等至
金吾縱觀韓約忽變色士良業怪之俄風吹幕起見
伏兵甚衆則大駭走帝前告變訓大呼甲士急上殿
衛乘輿人賞錢百緡未及上而中尉已舉軟輿迎帝
決殿後罘罳疾趨入東上閤門矣羅立言李孝本各
率諸卒從上殿擊宦官而卒從不習技擊所殺傷才
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策馬馳鳳翔
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帝預其謀怨憤
語不遜上慙懼緘以應也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千五

百人露刃出擊為亂者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平民酤販者又千餘人捉元輿涯餗璠孝本立言等縶兩軍鞫之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服與約等謀大逆明日上御紫宸殿朝百官問宰相安在令不來何也士良抗聲曰王涯等謀反繫獄矣因以涯手狀上上心知涯餗不在事悲憤不自勝名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乃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時李訓出走道為盩厔鎮將所殺馘獻矣函其首諸將相繫以從獻廟社徇兩市命百官臨觀腰斬于獨柳下遂並族數日間生殺拜除皆決于中尉上不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知訓敗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屠其家右軍亦獲韓約斬之士良等各以討逆論功有差嗚呼當太和時引奸人佐中涓喋血殿閣於小謀大遠言近內圖外之誠昭爍明著矣自是延英論事士良等動引訓注脅天子折宰相無敢言訓注之所由進者初訓注勅諸道各

殺其監軍不克及是入朝諸監軍秉傳言必殺諸大臣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百司犇散惟相在中書鄭覃謂李石曰耳目頗異盍少出避諸石曰吾與君備位宰相人望所屬不可輕也訛言何必信禍亂果作即避將安之坐視文案恬如無異時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望皇城閉即肆剽掠如甘露時矣當是時中外憤闇逆莫敢難獨藩鎮各據土擅兵難動搖於是昭義帥劉從諫上書言涯等荷國寵榮訓等志清內難而中尉誣以反逆中外悼傷且令實有異圖亦當委之刑官明正典刑豈有內臣擅興甲兵恣行屠戮殃及士庶橫被殺傷者乎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無補國家謹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報國恩士良等懼進從諫司徒柔其心從諫復表讓曰臣前所陳繫國大體如言可採則涯等宜蒙昭雪如不可採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冒荷榮祿乎因暴揚士良等罪

士良等惕息為少戢由是朝廷稍用自強明年春相楚進言涯身死族滅遺骸捐棄請收瘞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士良潛發之棄渭水中相石亦言宋申錫忠直被厚誣未昭雪也上流涕曰知之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相容朕之不明豈及悔哉向令遇漢昭帝必無此矣命復其官於是相石時時為上言理不可速成也今内外小人多疑沮願陛下以寛御之内官中有公清奉法若劉宏逸薛季稜者宜褒賞以勸善用慰藉調劑之上嘗謂李石言致治甚難今即位十年震擾皆自取當奈何後豈及意乎石欲强帝意因對曰陛下躬自克幸甚人雖聖賢必熟更嘗乃定年來震擾天其固陛下之志乎古人孜孜養德亦十年適成仲尼稱四十不惑陛下春秋鼎盛生長深宮民間情偽豈能盡知以臣度之陛下試自謂今諳事變何如初即位時上意稍解曰似有間石因曰幸甚陛下繼自今親經史觀治亂之故更十年盛

德必日升致太平非晚也於是改元開成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四節進奉以代民稅緡天下非樂物若果他悉罷獻并罷諸宣索營造上曰朕務實惠及民無為空言石以與時詔令天子多自渝故百司無所信請置赦令一通於宮中時省覽無渝大信於天下石又為上言致治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途塞有請輒罷東省至閑闃者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攝官致兩河諸藩競引士士豪俊喜利者爭趨之因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朝廷致為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為之用故也上曰善天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其宜博選士石嘗用韓益判度支已益以贓敗石謝罪請死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過則棄故人可才也卿所用人不掩其過何謝乎仇士良見上倚石不得間乃伏盜親仁門側陰射之馬傷驚馳歸復有盜邀擊之坊門不中斷馬尾天子駭愕京師大震石乃固辭位以使相

鎮荆南於是鄭覃與陳夷行並相後乃用楊嗣復李珏參之嗣復內傾仄外以安裕將之初欲援宗閔恐覃夷行不可乃托宦人諷上自發之上於紫宸謂相曰朕念宗閔久斥欲復授一官何如夷行曰宗閔實歷中列八關十六子陛下奈何念之覃曰陛下用宗閔則臣請避位嗣復顧進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愛憎奪陛下言是也上悅以宗閔為杭州刺史既有所論薦諸執政以朋黨互譏上殊不懌一日覃為上言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進曰元年二年鄭覃陳夷行用故美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故不如前臣應得罪恐亦上累聖德上乃直嗣復而覃夷行皆罷上感中外多故常忽忽不樂諸宮中宴會十減六七時徘徊眺望或獨語太息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腸日九迴每退朝獨飲醇酒求醉耳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前問曰卿視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

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何敢望堯舜所問卿者謂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主何足較而上嗛嗛若是上曰赧獻受制彊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亦哀不自勝文宗本令主有意貞觀開元之治獨闇於知人自韋處厚没後用申錫德裕不終末用李石鄭覃陳夷行又爲楊李所間卒以潰亂不振也其於大臣不怨遡臣不疾遠臣不蔽之義葢亦未之講矣

唐文宗以前垂誡之最著者莫如漢靈帝時靈帝之爲解瀆亭侯也竇武以后父問河間諸子侯孰賢多賢瀆亭侯者武定策立之竇武與陳蕃同輔政徵用諸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參政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且夕於太后側爲熒惑中常侍曹節王甫搆與通太后信之數出詔有封拜蕃私謂武曰節甫濁亂海内今不誅後且難圖武許諾蕃大喜與尚書令尹勲共定計收中常侍管霸蘇康等

會日蝕蕃又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國除害可因今日蝕誅廢諸官官遂奏言人臣言不直行不正則欺天而負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然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衛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羣臣滿朝如河中木汎汎東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既伏其辜其時天地清明人鬼同歡奈何數月復縱左右令餤餤方始乎大奸巨憝不急誅必且成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天下與臣疾之太后曰黃門宦官漢故事有之但當誅其有罪者何可盡廢意不納秋八月太白出西方犯房左驂逆行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劉瑜與蕃武書勸令速斷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鄭颯送北寺獄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甫節勳冰請收節等奏上會

武出宿歸府五官史瑀盜發奏見之大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事而盡見滅因走帝所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即夜召長樂從官十七人歃血盟誅武等曹節因請帝御前殿悉閉諸禁門作詔板拜甫黃門令持節至北寺收勳冰殺之出鄭颯還宮共刼太后奪璽符令大謁者收捕武等天子皆不知武聞内洶洶馳入步兵營名壯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共誅宦官宦官亦訟言武反將千餘人討武蕃聞變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欲衛國黃門反逆今何云竇氏不道耶甫讓蕃曰公為梁棟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執蕃殺之時將軍張奐自北州徵還節甫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詔使率五營士討武武兵散自殺收捕其宗族賓客盡殺之遷太后雲臺二年夏青蛇見御坐天大雷雨雹以風奐悔為節所賣成陳竇之誅大痛憤上疏白之天子感其言而制於宦

官不能從也郎中謝弼亦疏訟太后去官歸家為曹節從子紹所殺方陳竇時黨錮諸賢悉收用至是侯覽使鄉人朱竝告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相署為部黨圖危社稷乞下州郡考治上時年十四問節等黨人何用為惡而欲盡誅之乎對曰相與謀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大驚可其奏於是李膺范滂等并見逮坐死者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誼者宦官咸指為黨怨隙相傾睚眦之忿悉入黨中未嘗交關羅其禍毒者死徙禁廢又六七百人四年春正月上冠赦惟黨人不赦熹平元年皇太后竇氏崩宦者以衣車載置城南舍欲用貴人禮殯上不可乃發喪節等又欲別葬不祔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中常侍趙忠監議廷臣瞻顧莫敢言廷尉陳球奮筆言皇太后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

今別葬失天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得配至尊
忠目攝之琳曰陳竇既寃皇太后幽遠夙在心雖死
不恨太尉咸亦力以為言於是公卿皆從議節甫猶
爭之序復疏曰昔章德盧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
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太后尊
號在身親嘗稱制坤儀天下援立聖明子無黜母臣
無貶君宜合葬宣陵如制議乃定光和元年帝即位
之十一年也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
雞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庭中秋有
青虹見御座詔引公卿有道術之士入金商門問消
復光祿大夫楊賜仰天嘆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
憤恚嘆息以禹不能竭忠論事而留意少子乞還女
壻負恩甚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猥當大問
死而後已乃上書曰臣聞之經曰國或得神以昌或
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覽其德邪僻昏亂則視其禍
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

所謂蝃蝀也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道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詞是以篆蟲小技摜見寵授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餘俱以便辟佞倖之心受豐爵厚祿而令縉紳之徒口誦堯舜身蹈絕俗者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於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巧佞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也既而鉅鹿張角以妖術煽亂中平元年諸方並起皆着黃巾為識

所在燔切官寺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上名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助軍常常侍呂彊曰黨錮積久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等合為變滋大帝懼從之於是赦黨人還中郎將盧植討張角郎將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比有功天子頗中悔詰責諸閹侍曰汝曹常言黨人為不軌皆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已共恨常侍彊譖殺之彊於諸常侍中稱忠清奉公不苟先封都鄉侯固讓不受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故高祖約非軍功不侯誠重之也曹節王甫張讓等品卑人賤讒諂佞邪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而陛下惑於瑣才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此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陳愚者願陛下釋改前謬從此一止也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

數百金昔楚女悲愁則西宫致災況終年積聚寧無幽怨又承詔書當於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九五之高安所復變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絶而勞民殫力未見其宜今外戚四姓貴幸之家及中官俟者造起館舍凡千萬數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多渴死今之謂也陛下前名議郎蔡邕對策金商門令中常侍以詔書諭指敦勉盡言邕不敢懷道迷邦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為羣邪咀嚼造作飛條陛下覆受謗誹致邕刑罪室家放徙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垂髮服戎功成皓首而為司隷誣脅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除用歸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從弭矣上知其忠而不能用也又且不保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作亂萬民樂附者其原皆由十常侍宗

親賓客典據州郡侵漁百姓百姓寃抑無所訴也宜斬十常侍頭懸南郊謝百姓可不勞師而定上以鈞章示諸常侍曰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何謂盡誅乎收掠死獄中已又殺諫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躭而斂天下田畝十錢修宮室三公往往因常侍阿母入錢西園乃得命而天下大亂考其由始僅一阿母比於邇臣之為也故以嬖御人疾莊后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其靈帝之謂夫初桓帝嘗從容問侍中延曰我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尚書令陳蕃用事則治中常侍黃門秉政則亂是以知之上曰昔朱雲廷爭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鈌矣靈帝亦問侍中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比德先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上不悅久之曰卿强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及黃巾亂上以校尉勲自西來名問天下何苦而反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是故反耳時蹇碩將上軍侍上

目之碩恐不知所對上又謂勲曰吾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為賞冀禽滅則何如勲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近陳兵不足昭果毅秖黷武耳上曰善恨見君晚羣臣未嘗有是言勲退謂人曰上真聰明但蔽於左右耳嗚呼人主何嘗不聰明蔽於邇臣遂成童昏故大臣怨邇臣疾遠臣蔽而禍亂遂成始於一念之不敬慎以至於此

則唐文宗漢靈帝前後之轍相踵也

緇衣集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緇衣集傳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瑭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録監生臣黄鑫

緇衣集傳卷三

明 黄道周 撰

親賢章第十四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政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繇聖

尊親之情上下一也秉彝之孚達於天德上以尊賢則下以賢尊其君上以親賢則下以賢親其君親賢

之在天地猶日月之與風雨也天不信其日月則地
不愛其風雨故遠賢而貴爵天下所以胥遠也易曰
困于石據于蒺蔾入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
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
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宋神宗時頗好採外論以決
人物富鄭公弼上疏曰臣聞陛下始臨御好博採兼
聽務廣聰明四方鼓舞以為天下情偽得失莫逃聖
鑒太平可立致也然采擇至難得其人則告以正道
固為有益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狥情阿旨變曲直
挾愛憎以至陷忠良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
則規取官職小則希取貨賄事至如此則人君采聽
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則自古君子常寡小
人常衆人君采聽之際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
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且以君
子力行仁義惟道是從用則進不用則退小人則不
然惟利是嚮若為正道所抑身不得進則戚戚不休

千谿萬徑鑽刺經營必得進而後已既以進身為急則又何道之守何善之為哉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堯為大聖仲尼比之如天而猶未盡知人之道況乎自堯而下者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為皂隸宗社廢為丘墟皆用小人以致之錄此觀之小人豈當親信者耶臣以為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患有失莫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喜則富貴可得諫則逆耳而怒怒則殃禍可致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有不避殃禍欲致主於無過之地者千百人中未有一二此惟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奸佞破壞其間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而卧也孫覺亦具疏諫曰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

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時問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廣其聰明欲周知羣下之曲折然臣竊以為知人堯舜所難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盡賢好惡之人未必盡公就令才識可采未必盡有知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既徹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可喜者飾其賢擬所惡者詆其醜或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為人主不可不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質明敏而裁鑒不眩者特賜考察參伍其人或不至於失士也富弼孫覺二臣皆明於親所賢不信所賤者矣蓋古者下察及於芻蕘皆以庸愚裨神聖所不逮如側陋隱伏幽遐怨咨欲以知其疾苦釋其痌瘝非謂詢事考言與衆共之也至臣下之才品見於職業其學術心事見於居處進退使朝無壅蔽主上清明則賢否邪正

粲如黑白何必使君子程能
於小人涓瀆受題於矇瞽
慶歷時又頗有緝訪小人藉以毀逐近臣歐陽修上
疏曰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
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
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
畧聞一二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此理不可不
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
恐此詩漸達天聽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
浮謗以惑聖聽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
國帑空虛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
後朝廷以積年弊蠹之三司付與王堯臣仰其辦事
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
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
而下不材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竭力救時
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

臣無繇展效亦恐忠義之士自此解體臣思作詩者
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廷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
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經國
之大計伏惟陛下罷去吕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
范仲淹使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
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騰讒口欲沮好人不密察之
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
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效已被讒言若不
止之則陛下今後無以使忠人臣無繇事主一啓其
漸則羣小煽惑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賜詔書
戒諭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訐陰私者一切禁之及
有轉相傳誦必推究其所從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
巧佞保全善人歐陽修此疏於古人聽與誦之旨殊
科然自世風澆薄讒言繁興不親所賢而信所賤則
必致察
於此矣

至和二年歐陽修又疏言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所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而堅其自用之意君臣爭勝然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臣又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併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是其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聰明不惑而萬

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樂哉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以湯之聰明其所為必不至於繆戾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之聖人亦惟改過不自用則得為治君明主矣臣伏見宰臣陳執中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政府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為宰相當繇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過顯惡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求去而屈意留之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用心本不圖至此也繇陛下好疑自用而損耳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

得以乘隙而希陛下之意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官搖甚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聽樂斯言之將順不察而信之所以拒言者益峻而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迴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陛下睿知聰明羣臣善惡畢炤不應倒置若此直繇言事太切激成陛下之疑陛下豈忍因執中以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耶故曰所賢所賤不在於位而在於德則歐陽修是疏之謂也不然則以為疎間親賤間貴而已

又論賈昌朝疏曰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邪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

為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
恐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并進於前而聽察之際明
主所慎臣以為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矣聽言之要在
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
為可用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其人必不可用矣
今有毅然立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
節忠誠意為中外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
朝為非矣宦官宮妾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
此之人則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所為昌朝
者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大臣執政謀而用之
乎與立朝中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
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
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
若與立朝中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
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耳陛下用昌

朝為天下而用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
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
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
進一言暮傳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稱薦有漸熟
于聖聰雖斷于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
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
為言事者彈擊蓋緣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今昌
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
起訟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而忽有
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臣官為學士職號
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用人偶失外廷物議如此
不敢不畢其愚然如修兩疏則猶未至於親賢也
永和中李固疏言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
賢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遂為寢兵魏文
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
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

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純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歸誠悵然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備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又黄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怪始隆崇而今更滯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其時大將軍梁商為政亦頗採用其言然以論於親賢則槩未有與矣

曹魏嘉平元年杜恕疏言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坐問又云諸當坐者别奏尚書令陳矯至引罪自奏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益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疎中行而親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可類推騎都尉王才幸樂大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隷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宄使中外肅然者耶若陛下以今世無良才大臣難委任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垂竹帛耳使康昭者撓亂其間

臣恐大臣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非謂大小有罪皆當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能否皆可周知誰敢不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吾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陛下既知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不能以此

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吏惡吏以守寺門實未為得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默爾望風希旨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吏制迎客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安有通人大材不能為此者誠顧道理不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所宜病者又何樂於昭等而不早絕其萌乎故如杜恕之論則可以使親不失而教不煩者矣

熙寧時王安石用事以天下士夫皆為流俗神宗信之於故老遺賢多所擯斥於是孫覺疏言臣風聞人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

未必然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為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臯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合以成霸功譬之創大廈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軏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為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王之與亡為道懸殊然所以至此者在自滿與求益之間求益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不可得也自滿不已則天下之過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過不亡不可得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典

樂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況於朝廷之士乎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或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無覽廣聽以察於微隱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皇堂之上者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疏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幸攺用此道數見以盡其忠切問以觀其意使天下之士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矣若以人才皆不足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為禍甚遠也甚矣為人主者之難

也採芻蕘之論則疎賤者盡湧重親貴之說則專擅者橫行兼收博取則濫而無功采擇參稽則疑而多弊繇歐陽修之論可以知德之貴於位繇孫覺之論可以知賢之宅於公至於詩書所稱求則繇聖本於中心好仁未易言也必若富弼之談以義利邪正別其端以順情逆耳察其後則親不失政不煩矣

慎溺章第十五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說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德易狎而難親也德字疑作色字尹吉吉作告

夫三溺者何也天下之溺人皆在於所褻也君子敬以立身慎以定慮則視天下皆無一易者水之德天下之至易也而人多溺焉火嚴而人寡犯之言易出而難追也民易使而難服也忠信則慎慎則周周則密密則省省則機度不覆而禍孽可息也子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故有狎水之舟

則必有狎舟之水矣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水之乘人於其微密也故智者觀於水德
思過半矣

臣嘗覽史傳嘆唐憲宗武宗之賢也委任才相削平亂烈不數年而宇内廓然政歸朝廷顧惑於方士潰適以終豈所謂閑於人不閑以天者歟凡人主皆天所命以持元化奠蒼生其延促災祥與天合德稍加以周慎遠女色謹言語節飲食多歷年所益有之矣而躭戀逸欲自越厥命蘄崇高之長保而卒以顛覆若唐憲武者可嘆也是皆有鄙心不通於天德故求延反促古人所謂自作孽者也憲宗初即位勵精圖治慨然有修攘匡復之志問宰相杜黄裳以君道黄裳對曰帝王務在擇賢委任求民之瘼捨己而從之非可暇豫自逸也然事有綱領當務其遠者大者不務其近者小者如簿書訟獄百司庶務非人主所宜

親也誠委任責成賞信罰必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力上疑下詐求理實難上曰善又問天下計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於方鎮姑息已甚不生除節鎮俟其物故乃遣中使即軍中祭衆嚮者授之廢置自下綱紀亂矣陛下必欲振舉綱維宜稍裁以法而後天下可從理也上深納其言夏綏節度韓全義敗溵水還不朝歸鎮上以全義無功能獨附宦者得用勒致仕命李演代將而留後楊惠琳拒命首伏誅西川節度使韋皋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請節鉞命袁滋代將而徵闢給事中闢拒命阻兵上欲因授之諫大夫韋丹疏曰令聽闢則朝廷所治惟兩京此外誰不思自擅者上善其言即以丹鎮東川而闢以求領三川不得遂反杜黄裳言闢書生獨以朝廷力未能討而悖然狂戇可擒也神策使高崇文有勇畧任將兵可用願陛下罷中人監軍專委之闢必受誅於是韋丹亦以東川讓崇文諸將俱屬遂獲闢送京師誅之捷聞羣臣入

賀上謂黄裳曰卿之功也鎮海節度李錡請入朝許之已不至相元衡曰陛下初即位天下屬耳目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何以令四海乎詔徵錡而錡反錡故苟失士心兵馬使張子良等執以來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内干紀甚愧之何賀乎於是籍李錡貲浙西百姓今年租上常晏語太息於太宗玄宗之盛也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風烈當何行至此學士絳對曰陛下能正身勵己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賢者與焉簡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則士勇用舍公則吏清法令信則下順教化篤則俗遷如是則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上曰美哉斯言朕當書紳因語絳等曰朕事有未當即十論列毋憚毋以一二疏苟且塞責也因令撰次古君臣成敗五十種屏張殿坐又命諫官隨三品以上入議政參得失宴處與游庶官於延英召得以次進對百

官復正衙奏事學士諫官或數日無陳論上輒曰豈無事可言耶將朕不能受盡言耶何默默耶或累日不召對學士絳輒言臣等飽食安坐無獻替自為計得矣如國事何嘗盛夏御延英日旰暑甚汗透御衣宰相憶帝倦請少休上曰徐之朕退入禁中所對惟宦官人殊惡得久與卿等談理道不厭也於是延英論政率晝漏下五六刻方退以為常上以山南東及江淮荆湖饑遣使賑撫召使者面命曰朕宮中用一疋帛皆籍記不敢妄惟賑百姓念不敢惜費歲旱欲降詔賑撫以問諸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賦欲諸道止厚斂無如絕貢獻宮人數廣宜簡出南方掠良人為奴婢宜禁於是詔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省飛龍廄馬制下而天大雨上嘗謂宰相曰日淮浙諸道屢言歲災近有御史來自淮謂災而不害豈言災者妄市恩耶何舛也李絳對曰臣讀淮浙諸道所奏狀言水旱人流未嘗不自危恐朝廷以政治無狀譴之豈顧以無災

稱災者獨御史欲從諛求媚耳願得其人致之法上曰卿言是也為國以卹人為本聞災旱當亟拯救可復致疑乎命速蠲租山南西節度及浙西觀察違赦令進奉中丞盧坦劾奏之上召褒慰曰言之善第朕業釋之欲全信坦曰不可夫赦令陛下之大信也業宣布海內違詔進奉而釋之何謂信獨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詔所進歸於有司時田季安擅魏博王武俊子士真擅成德李納子師道擅平盧而劉濟據幽州士真死子承宗請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議除帥不從則致師相裴垍諫曰武俊納本皆狂狡跋扈不恭而武俊嘗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予奪違道彼必不厭不如姑許之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且物故令皆如成德請後天下當何時定乎絳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畫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之竊以河北之勢異於二方西川浙西皆非素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闢錡獨狂謀故一舉而克

河北之勢則不然其吏士百姓各懷累代煦嫗之恩而隣道各思擅土遺其子孫萬一相連兵禍衛起憂患可勝道哉太平非可驟致貞元初事可鑒也且言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命帥令正其時不則可議征伐倘恒冀連兵而蔡州有釁則恩威兩廢矣上終怏怏而官者吐突承璀從青宮得幸嬖欲奪相學士議請自將討之於是以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征討處置使甚矣人之易溺也以憲宗之明而溺志於承璀請自將時宗正少卿李拭上書言承璀信臣可任上以狀示諸學士曰此奸人可畏卿等識之謹毋令異日得進然卒不自克而任之也學士白居易諫曰征伐當責成將帥近中使監軍已非令典又奈何徽天下兵付中使專領乎夫神策不置行營節度則承璀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則都統也此古今所未有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傳云中官為制將都統自今始乎竊恐諸道

之快望而功不立也時廷臣交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遣之既而承璀果敗諸將逗留不進承璀又為昭義列校盧從史求起復願以澤潞自効及從史叛承璀烏重胤殺從史承璀又為重胤求昭義軍學士絳曰不可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幽恒諸鎮惟恃此制之誠國之寶地也昨為盧從史所據朝廷旰食業不得已為誘執之計矣今又以承璀牒命重胤為留後則綱紀大紊較其利害曾不如使從史之為得也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授制重胤一列校耳獨以承璀牒代之河南北諸藩必恥與為伍又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帥而代其位萬一罪狀顯著承璀連表請命其何以待之不聽則衆怒難犯聽則朝廷之威令去矣上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孟元陽帥昭義於是裴垍李絳交章論承璀上不得已罷承璀為軍器監使及魏博帥田季安卒子懷諫請後上獨與宰相謀之李絳以

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問何也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隸諸將不專之一人誠恐其權任重而謀已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尚廣連則衆心不一獨起則兵少力微而方鎮又以重賞峻刑懾之故能制諸將之死命令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權當必有所歸衆不心服怨怒將起田氏不為屠肆且為俘囚何煩大兵哉必有自列校起而代帥者鄰道惡之倚朝廷之命以自全願陛下嚴勅諸道按兵養威以需後而魏博之自歸可待也上曰善既而懷諫幼事決於家僮諸將士果擁兵馬使田興環拜請為後興申版籍封府庫以待命事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如符契矣今當何如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不可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以六州自歸陛下當推心撫結竦兩河觀聽用堅嚮順之心若待勅使持將士表而來則廢置在將士不在朝廷即畀之不恩矣上曰善既退朝内

樞密梁守謙又主吉甫宣慰之議絳聞之驚獨請對言令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緩之即後事乞明旦降白麻除興節使則猶可及也上曰除留後何如絳曰興恭順如此非恩出不次無以慰其心魏博不霑皇化五十餘年一旦舉六州來歸剗河朔腹心非重賞無所慰顧即授興節而發内庫錢百五十萬犒其軍則四隣畢勸而兩河震恐麾下效之爭為恭順不反矣或以發庫錢過多為疑絳曰錢盡更來幾事一失何可追也借令國家發十五萬兵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聚貨財者為平定四方計也不然貯府藏何為於是除興節度使遣裴度宣慰之感恩流涕士卒懽呼鼓舞成德袞鄆使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向使聽吉甫之言再溺於梁守謙則魏博之亂滋不可弭也既而絳以足疾罷吐突承璀又召還彰儀節度吳少陽死子元濟反朝廷討之

不利諸鎮請赦元濟不許而李師道遣人刺殺相武元衡擊傷中丞裴度天子為發憤相度討蔡既數年師久困敝相李逢吉懇請罷兵裴度乃自請督師不數月而擒元濟平淮西諸方鎮跋扈者皆表請納質獻地而李師道亦為劉悟所殺天子浸浸興土木事聚斂用朋黨驅斥賢士卒服柳泌藥躁怒易性以受其不祥則吐突承璀之孽也

武宗在潛邸時悒悒於文宗之巽愞也又自憲穆敬文來世有擋禍思維毗於相臣而深鄙嗣復珏之傾巧聞李德裕才心重之於是召德裕德裕既相首言人主之職在辨羣臣之邪正邪正勢不相容正人既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辨之誠難然臣竊以為無難也正人如松柏挺特自立無依附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夫國之有黨國之大患也先帝深知朋黨

之禍而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乘間而入太宗玄宗德憲二宗皆聖明盛時其始委任賢相故君子得盡其心久則小人並進導黨與眩視聽治亦浸淫不逮於往至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獨署勅充位此永鑑也夫輔相有欺罔不忠者宜即罷退忠而材者屬任之令政事常在中書天下何憂不治上深然之已上從容言或稱孔子其徒三千亦黨也信乎德裕曰此小人熒惑之言不可聽也臣嘗謂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鯀驩兜為黨舜禹不為黨何也共鯀驩兜以邪心相比周為黨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勇於義則同力退而各行其志交不以私豈謂黨哉周衰四豪各有客三千背公死黨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用仁義相切磨羣而不黨議者欲以比之妄矣上亦深然之已上又言文宗時令諫官言事毋著名如匿名書非體也德裕曰臣在中書時猶不爾其後李訓鄭注欲

先帝以術御下實始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無赦豈必挾詐哉是時天子側席待德裕德裕亦以經畧天下自許又才智足任言無不從上數出畋暮夜乃還德裕言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朝日入而息傳言君就房有常節宜深察古誼又聞五星失行天示警戒願節畋遊以承天意上從之初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心恨之及上之立非宰相及二人意士良乃譖二人死又遣中使追故相嗣復珏於貶所即誅之戶部尚書杜悰聞之驚曰天子新即位此事豈宜手滑奔告德裕德裕與同列上奏言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冤歎兩河不臣者得以為口實後德宗悔之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乃悔為出涕嗣復等有罪先即訊佚罪狀著白然後誅之未晚今遽遣中使即誅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得召見流涕諫上命坐者三伏不起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

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寃上乃曰朕特為卿等釋德裕即趨下階舞蹈謝於是追還二使而嗣復等再貶士良於是心憾德裕也及上受尊號肆赦士良乃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芻粟衣糧矣兒曹盍往詬蓋欲激禁旅陷德裕杜悰也德裕聞之即詣閤訴上上怒立宣諭兩軍無此議士良慙謝老奴妄聞當死乃得罷而任相益專是時盧龍澤潞河東連作亂回紇入塞伺邊天下勤於兵德裕以比年出師敗相繼者其弊有三詔令下軍中日三四而宰相不預聞失政本一諸監軍各以意指揮軍士將不得專軍帥無統二軍各官者為監其牙隊皆選卒而在陣者顧不任戰每戰監軍秉信旗立馬高處環牙隊自衛少怯輒引旗先走陣從以潰三乃與樞密使約監軍不得與軍政每隊卒聽取一人自衛有功隨例頒賞其詔令非中書進無自中出號令嚴明故所向有功始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

務上以問德裕對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方易帥時衆心何能無觀望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變矣請置之勿遣使以觀其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立節亦置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遣士上書請擊絳自效使者言泰絳本游客覊人人心不附仲武故幽州將性忠義通書習事為士心所歸計軍中令已逐絳矣問雄武卒幾何曰軍士團合千餘德裕曰恨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不在衆多幽州糧餉俱在嬀及七鎮令獨入據居庸關絶其餉道自定矣德裕喜乃疏請仲武知幽州留事而仲武克幽州已澤潞劉從諫卒弟子稹不發喪請後朝議以回鶻未滅討澤潞國力不支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破朱滔擒盧從史皆其功異時無論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其後敬宗不䘏國

時相無遠謀劉悟死因循以授從諌至跋扈難制令垂死復以兵付孺子朝廷從而授之則四方視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善卿何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三鎮幽州初定必不與之交通但得鎮魏不旁撓其間則稹成禽矣若遣重臣諭鎮魏以河朔自艱難來許其承襲與澤潞異令朝廷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獨委之兩鎮能顯立功效自澤垂後昆勿聽游談者言為子孫謀存輔車自貽禍也且徧諭將士以賊平受賞狀羣臣交諌上曰吾與德裕共之保無他於是命諸鎮會討之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宏敬盧龍張仲武道迎制使控馬甚恭自兵興以來未有也先時河北諸鎮有自請後者朝廷先遣使祭弔次册贈次宣慰稽遲歲月叛將得繕完自備至是即下詔致討威以大振又河朔用兵利仰度支出境遷延或陰與賊通解一縣拔一柵以為功德裕請宣旨令元逵取邢宏敬取洺茂元取澤彦佐取潞期在平定毋取

縣柵為口實於是劉稹日蹙願舉族歸命會河東戍卒索賞不足遂擁亂與稹通朝議洶洶請罷師德裕言太原素號忠順獨緣賞薄為賊所交煽而然且反者千五百人何遽憚也詔使相李石赴太原召兵已亂遣中使馬元贄往宣諭且覘之元贄受反者楊弁賂還於衆中大言曰相公須早與弁節矣不者亂昌德裕問狀元贄曰自牙門至柳子十五里曳地明光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卒走榆社庫中甲在行營弁何繇得之元贄曰太原勁悍人可為兵弁召募得之德裕曰召募須有財李相正以欠庫士絹一疋召亂弁何從得財元贄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明光甲必滅此賊急進討而河東平嗚呼凡世之覘賊者多如此矣覘賊則其權存賊廟算定而後其勝可握也既而邢洺磁三州以力屈詰元達宏敬降德裕曰昭義根本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且變矣上曰郭誼其無乃梟劉稹自贖乎

德裕曰誠如聖諭上曰即如是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往諸道討逆所得州輒自予令邢降元逵磁洺降宏敬脫請之難於可否矣請先以給事中盧宏正為三州留後成命下則二鎮無辭於是以盧鈞為昭義帥乘驛赴鎮而宏正領三州無何稹將誼果殺稹及其族姓函首降上曰今何以處誼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命拒命皆誼謀及力屈又賣稹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於是誅誼詔給復昭義五州一年籍兵還農悉罷諸横税而澤潞平於是國威幾振德裕從容謂上曰昔曹操破袁紹於官渡止不追曰所獲已侈求多傷威養繇基射楊葉百步外百中觀者教曰不如息也弓少撥者前功棄矣今陛下征伐無不得此亦養威少息之時也天子善其言當時中外諸臣無有能間德裕者故會昌之政六七年間君相相為終始及上惑志於神仙方士趙歸真得幸德裕諫曰歸真以詭術出入禁中為敬宗朝罪人不可近上曰

朕爾時亦識是人衆稱趙鍊師豈足深過哉朕宮中屏聲伎絶飲宴時聆道論滌煩耳至政務必卿等平章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利則趨旬日間歸真之門車轍滿矣歸真亦以物論求退薦羅浮道士鄧元起衡山道士劉元靖合金丹服之而卒以不驗或稱德裕亦服諸方士丹則是君相同溺雖正色危聲無益也二君皆賢主去唐室之穢介然於柔曼他如玄肅二宗惑溺於武惠妃張良娣至使父子相尋論覆不已何足道乎凡唐室之惑溺起釁作孽可為鑑戒者諸宗極多而莫詳於德宗之世當貞元間張延賞為相得罪皇太子又與李叔明為怨恐太子與叔明中之也會郜國長公主與叔明子昇有私事發而太子妃蕭郜國女也延賞因藉以間兩傾之又遣人告太子與郜國為昇禱上怒甚切責太子召李泌謂曰舒王近已長孝友而温仁泌曰陛下何為舍子而念姪上勃然變色曰誰語卿舒王為姪者泌

曰大厯初陛下言昭靖諸子上令吾子之故臣得知
令陛下所生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
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不言而曲從
異日陛下悔之必且殺臣宛及臣子雖以姪為嗣臣
何得歆其祀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業如此且柰何
泌曰此大事願慎思之且陛下獨不記建寧事乎上
曰建寧叔誠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
建寧之故因辭官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睹
茲事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憂懼臣為肅宗誦黄臺
瓜辭防讒搆之端而先帝乃安上意色稍和乃曰貞
觀開元皆有故事泌曰貞觀時事狀顯著猶以此并
廢魏王泰至開元之末海内冤憤此百代當戒又可
法乎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一接外事
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衣甲之
事尚不足信況以妻母為累乎陛下幸以語臣臣使
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聞此已就舒王定策矣上

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即抽笏頓首泣對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但陛下還宮當審容勿露意於左右露之則彼此皆欲樹功事幾危矣上頷之曰已喻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無他也泌乃拜賀以是請老故如李泌可謂知慎於口者矣惜乎建寧之禍泌之過慎未有所白也

體全章第十六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詩小雅節南山有誰秉國成三句缺能字書君牙夏暑雨缺日字今引書以怨為句則似云咨冬祁寒也當依今本補定咨字

易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何謂也山於地其體一也地厚則山隆地崇則山峻剝地以為山其山不尊故曰厚者高之基也下者上之宅也託山於地託身於床其下滋厚則其上滋安故二曰牀辨四曰牀膚言其漸親於身也雖然不若心與體之親也心之與體一之而不可貳也其體用同則其動靜同動靜同則其敬肆同敬肆同則其苦樂休戚同然而心為其主矣爪髮皮膜皆體也則亦皆心傷其心而爪髮

皮膜皆痒故傷其爪髮皮膜而心亦皆痛矣故古之喻君民者則未有親切於此也五官股肱以為大臣腑臟腸胃以為內寵內寵失序則五官負墜剝之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宮府之親其義一也聖人之治天下皆如宮人則其愛爪髮皆猶之腑臟也然則剝之六三剝之无咎何也曰是或可剝者也在上下之際而不中猶之弊民也天下有弊民無弊體夫亦取其无咎而已矣无咎則莊莊則肅肅則安安則存存則不亾

百姓之所傷心者惟財也漢武帝侈邊功始急聚財然其時君相皆稽古邃於經義如元狩元年夏詔曰朕聞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簒弒此朕之不德也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老眊孤寡鰥獨或

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使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是其意實出於此也自伐胡通西南夷鑿河諸工役并興而大司農水衡不給為武功爵更幣佐之猶不給而東郭咸陽言煑鹽孔僅言鐵冶楊可主告緡卜式主均輸於是峻法嚴刑用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又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諸公卿乃言郡國數被災民不齊出於農畝商賈滋衆興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居邑稽諸物及商趨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

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時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以助邊不報及歸則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徙民乃召拜左庶長賜田十頃以風百姓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獨上林三官專鑄錢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盜鑄者計費不相當鑄錢益少於是楊可告緡錢遍天下既以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賣買之又船有筭而商少物愈貴因頗以為言上繇是不悅明年貶式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鑄乃言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

或不償其僦費請置大農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市郡國往往縣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轉販為賦而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反於本萬物不得騰湧抑使平名曰平準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皆滿均輸帛至餘五百萬匹稱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至天漢中海內益虛耗法刻深告緡均輸益急泰山瑯琊羣盜並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至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御史中丞丞上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興擊所至得斬二千

石以下郡誅殺多至萬餘人數年乃頗得其渠帥卒阻山川往往復聚無可奈何乃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故賦歛之與刑法刑罰之與盜賊三者相為終始也故言武帝時政不至於亡秦者幾希矣賴漢德醇深又多以文章緣飾之故民罷而不亂焉

唐玄宗時以國費侈靡亦寖言利則有宇文融楊慎矜韋堅王鉷楊釗之流開元九年宇文融為監察御史始倡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乃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簡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即以融為簡括使融又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然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疏白

其狀貶盈州尉既又以融為御史中丞乘傳行天下諸州事大小咸先上勸農使後申中書時上欲攘四夷急於用度所賞賚蓄將及士馬不貲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户八十萬田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輸入宮繇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未便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皆畏融不敢立異惟户部侍郎楊瑒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稅使民困弊所得不償所失融怒遂出瑒為華州刺史既又與崔隱甫比而逐張說遂得入中書已贓罪發以貶死楊慎矜者楊崇禮之子也崇禮以理財稱名卿慎矜習於言利諸州輸布帛有汚敝者發還本州徵折則自慎矜始也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而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韋堅者太子妃兄為江淮租庸等使歲增貨巨萬上以為能於是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為潭以聚江淮運船通漕渠自江淮至京師役夫徒無筭民間愁怨天寶二

年乃成上幸望春樓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珠貨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綠衫而揚之紅袙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乃加堅左散騎常侍褒賞諸僚屬吏卒名其潭曰廣運而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時邊將耻敗士卒死者皆不除籍王鉷以有籍無人皆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嬖倖多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珙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皆貯內庫以供宴賞曰此不出於租庸調無煩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往來元琰家元琰貴妃父也劍南節使章仇兼瓊引為奥援以善摴蒱得供奉專管摴蒱文簿鉤較精密上常賞歎以為好度支郎一歲中領十五餘使是時州縣殷富楊釗奏請

所在糴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變布帛輸京師屢言節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引百官觀左藏賜劍紫衣金魚并賜羣臣帛有差上以國用豐衍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貴妃三姊及二兄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迎承峻於制勅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婚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意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勝已者輒毀更為之仲姊虢國尤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杇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猶為所唾及安祿山破潼關楊國忠倡幸蜀之策上御勤政樓制云親征聞者皆不信乃託言劒南節度使潁王璬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偫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賞六軍選閑廄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

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諸妃主皇孫在外者皆委之去中外擾攘不知所之郿縣丞令皆逃去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麥豆相雜皇孫輩爭以手掬之須臾而盡上為掩泣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必有今日久矣事不至此臣何繇得睹陛下之面而爭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翼日至馬嵬乃有陳元禮之旤既而都城傾覆朝廟腥膻歷年乃復則聚財之始旤也聚財則侈侈則淫淫則蕩蕩則流離顛沛從之矣節南山之刺師尹其義亦如此也

宋神宗既用王安石變法諸大臣名哲往往廢逐而行事瑣屑日益不效六年華山崩自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四月上憂形于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能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已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上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上為不樂而罷會光州司法參軍鄭俠與安石有舊秩滿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言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及邊鄙用兵諸各未便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乃繪為圖及陳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略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捷勝之圖來上未有一人以天下困苦

遷徙流頓父母妻子不相保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陛下覩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上反覆覩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内是夕寢不能寐翼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熈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翼日輔臣入賀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繇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吕惠卿鄧綰言于上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甚矣天子之難悟也九閽萬里恨不睹百姓情狀幸有一日開霽如親見之而一二姦人

簧鼓扇惑輒復中肱不能自持其所繇來不能知人不能愛人而一意於行法之故也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閒語上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衆欲保全之不若蹔出之於外上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上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上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上曰安石亂天下奈何上始不安安石亦以鄭俠疏力求去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屢以羨課受賞上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上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上曰即如是士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曾布

論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為兼并之事上心直之乃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上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騷騷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稱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上領之及安石去嘉問持之泣安石曰無憂吾屬韓絳呂惠卿矣及惠卿用事乃與其弟和卿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豫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見一縣之物產錢數乃參會一縣之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詔從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遍抄之民不聊生然始行法

時猶别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既而荆湖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張弛從之而民乃益困矣初安石議變法恐士大夫爭之乃議盡增天下歲祿上未之許而三司所上增吏祿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咸謂吏祿厚則官不貪然良吏實難賕取如故乃令括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於是韓絳為提舉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數租額年課及諸路出入錢穀之數一一比較而舉朝公卿無一不以財用為務者方安石用事時安國方為西京國子教授至是秩滿入京上以安石故特召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上曰但恨其才不能更法立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宫定變故于俄頃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加於有才者一等矣上曰王猛

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信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民豈有不從者乎上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上不說繇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既而安石與惠卿交怨惠卿欲傾安石而韓絳欲以安石制惠卿於是安石再召而惠卿出知陳州秋七月彗星出軫上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遂差出知扶溝縣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禆竈言火而驗欲禳之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禆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西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上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

此無庸卹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上慰勉起之遂罷手實法已帝亦漸厭安石所為再出不二年罷然邊釁開而民財竭又割河東地畀契丹終不可復羣小祖述其事卒以覆宋是皆不卹民之故也

崇寧而後蔡京用事導上於佚樂因以竊權自恣其父子兄弟网利相傾花石綱之役始於朱勔父冲為京營僧寺既稍稍入內以花石感上遂置應奉局于蘇州以勔總其事取內帑如探囊動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剔巖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率指為御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大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其斵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必百計取之所在倚勢橫暴百出邪人穢客奔走勔門自直秘閣至殿學士皆應手可得京又以宮室媚上於拱宸門外作延福宮遣內侍童貫楊戩賈

詳何訢藍從熙分任之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各為制度不務沿襲上自為文記之又有四方應奉送至都下因内侍以進大率靈壁太湖慈谿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狗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閒物乃人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命内侍鄧文誥領之稍定諸貢獻不許妄進然其擾害如故也宣和三年童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蓋上初以東南供奉事付童貫又值有方臘之亂上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故貫即自作詔書亦異事也上亦以是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及方臘既平王黼又言于上曰士大夫懷姦怫㥲抑損應奉妄為譏謗宜特置應奉一司臣專領之以杜

姦謀於是復諸綱運發漕輓之卒華輸不絶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内自是四方珍異皆歸二人之家入尚方者纔十之三四

宣和四年冬築萬歲山成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池亭軒館皆窮極巧麗初朱勔於太湖取石廣高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毁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其上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峙于其下其後内侍興築不止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勝紀又以金芝産于萬壽峰更名壽嶽巨璫爭出新意取珍禽充斥其中有市人薛翁者豢擾之日益以狎一日上幸是山清道鳴蹕而羣翔者數萬上顧大喜曾不三年而上如青城宫室榛杞上下荒墟遂成異域嗚呼可嘆也夫

壹類章第十七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諸本言有物上有子曰二字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象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天下則猶之家家則猶之身也身不正言不信則其家人婦子不得而信之故君子之學問被於天下而其義行信於妻子學問從博所

以為通也義行從一所以為精也博則以為人師精則以為人君家之有嚴君心之有嚴師二者天下之至一也其所以一者何也正也正而後質質而後略略而後其體要可得也是則以上馭下之道也而曰可以事上者君子之所以事親大人之所以事天則率繇此也

范鎮字景仁當宋仁宗時上春秋高而儲嗣未定鎮首請拔近屬之賢者繫人心執政謂之曰今間言入矣為之難少安之鎮曰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流涕面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及神宗時知通進銀臺司數封還詔制議新法與王安石不合五疏求去最後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而大臣用殘民之術王安石持其章為手顫也及去蘇軾慰賀曰公身雖退名益章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上也天下被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鎮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至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雖萬乘前無屈也學術本六經口不道申韓佛老之說閒居無賓客終日危坐目未嘗却顧尤篤於行義兄鎡客死隴城聞有遺腹子徒步往東西川求二年乃得之舊游落魄者皆養其妻子終身與司馬光相得驩甚自謂莫逆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劉摯字莘老宋神宗時為御史入見上迎勞問卿故嘗從安石學乎安石數稱卿器識也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實不識安石會新法行東明民擊登聞鼓訴助役之弊提刑以知縣賈蕃不禁遏捕逮之摯曰是欲鉗天下之口也且陳率錢助役有五難十害安石怒劾其欺誕懷向背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力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耶因言向背之義謂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安石

心憚之也嘗於上前論人才難性忠實而才識兼長者上也才不足而忠實有守者次之有才難保借以集事又次之懐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下矣摯通達明鋭不為威怵利誘自登仕至輔相一意孤立不受干謁卒以讒去困於瘴鄉摯教人皆先行實而後文藝嘗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斯無足觀其自立如此蘇頌字子容當神宗時知審刑院言廵簡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縣令耳請以盜賊多寡為縣令殿最時天子愈國積弱鋭意富強頌言人主不可一有所好好則下皆逢之故好征戰則孫吳之徒用好刑名則張杜之徒進好聚斂則桑孔之徒出惟持盈戒傾體之以無為則天下治矣使契丹還上問彼中情狀頌對曰彼講和日久竊典章禮樂維持其間願勿以為圖又云昔漢武四征王庭而匈奴不服至宣元之代稽首稱藩唐憲宗欲復河湟卒不得逞至宣宗

三關七州乃自歸錄此言之外國之叛服於中國盛衰無係也時吕惠卿得政謂人曰子容鄉里前輩一話我執政可得也頌笑不應元祐中得相時帝幼沖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惟頌奏事必再禀有諭必肅對故元祐諸臣既受黜上獨以盡禮原之嘗治𡶶頡有囚稱病不得讞或請驗實之頌曰萬事付公議吾何容心示以意則人多需索之矣閲韓非書言肖土木偶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耳鼻大則可小口目小則可大苟耳鼻小而口目大人非之豈可復改哉嘗太息以為名言

劉安世字器之家居未嘗有惰容危坐久身未嘗傾倚作字不草書事皆法司馬光嘗誦光之言曰行已盡於誠誠天道思誠人道天人一也因舉左右手自顧歎曰只為有此形故須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每廷爭值上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解復前抗辭音吐如鐘旁觀者為蓄縮惶汗而安世自若也或有言

范公欲以大中消朋黨使其言用於熙豐則後不至紛更用於元祐則無紹聖報復矣安世曰不然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不兩立如冰炭乃延李鄧以啟幸門後二人排正人如反掌此調停之效何謂益乎温公為相知後日必有反覆之慮欲濟生民如救焚拯溺不應慮後而為前却也方安世謫嶺表時念温公語云北人在瘴鄉惟絶欲不病遂絶欲故宣和之末羣賢凋喪殆盡而安世歸然獨存梁師成心服其賢求小吏及事之者致書先之安世笑謝曰吾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書與時貴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地下他何求哉故如范鎮劉摯蘇頌劉安世者可謂多聞而質守多志而質親精知而畧行者矣

當唐高宗時有王義方事母孝謹淹究經術舉明經入都客有疲困于道者父病革欲往省不能自前長歎而泣義方立解所乘馬遺之問姓名不告而去貞觀中補晉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兄子辭不

娶徵卒乃娶之或問其故曰前所辭魏公者不援上也今感知己故娶之顯慶元年為侍御史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繫大理丞畢正義出之納為妾事覺義府迫正義自縊以滅口無敢白其姦者義方入跪告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尚能殺身成子之名汝盡忠事君吾又何恨義方即上言義府破法納罪人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甚於義府殺之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顧望不肯退義方三叱之始趨出義方乃跪讀彈文時上方嚮義府怒義方以孤士辱宰相貶萊州司户去先是在晉府以張亮罪坐累吉安丞將渡江風作義方酌水仰天曰有如行愆諸已義負前修必也長鯨擊水天吳覆舟有如忠獲戾孝見尤當四維廓氛千里安流遂鼓楫而濟其志

行如此

柳渾字惟深涇卒之變亡匿終南山中泚聞以相印即授之渾棄家身詣行在已得相務達下情以廣上心上嘗親擇郎吏宰畿邑而治同官畢前賀渾獨不賀上問之對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輔聖德臣等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民事代尹擇令雖得人豈王體乎臣愚誠不知所賀先是開元間姚崇於上前序郎吏上左右顧終不視崇失意疑有間之者趨而出高力士進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相可否今宰臣序吏而陛下不應豈聽納之體乎上曰我任崇相國有大政當與共決之至郎吏細事崇顧不自決須我耶益唐盛時主相猶識體如此時有玉工為帯墮私市補而覺上欲誅之渾引誤傷乘輿器物決杖而已白伯強請進宅充國用渾執奏曰尚書左丞白季羔為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弟表門為隋朝舊家伯強乃其族子國家討賊自有大計豈必毀義門以虧風教哉及韓滉自浙西入朝

得相稍卞急嘗榜吏省中渾雖為滉所引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直道進退名天下然傷褊急不滿歲罷去公又甚焉可無戒乎且省闥非刑人之地而榜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為孫謝之及延賞相怙權嫉渾守正遣親識諷之慎言渾曰為吾謝張公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也世僅稱渾料吐蕃刼盟為天子所歎云

李藩字叔翰少在張建封幕會建封病作濮州令史杜兼疾驅至覬得軍藩正責之曰僕射危病如此君守土宜在州防遏來此何為不速去者奏劾矣兼錯愕去深恨之建封卒徐州亂兼因誣奏藩搖士衆心德宗怒詔濠泗節度使密誅之使杜佑雅器重藩得詔立疏密以百口保藩居旬日不發召見藩謂曰人言生死因報信有諸藩曰殆有之佑曰審如是君宜無恐因出詔示之藩色不動請就死佑曰需之吾業以百口保君矣德宗得奏疑未釋乃逮藩詣闕藩至上望其容止歎曰是豈為亂者拜秘書郎柄臣邀與

相見不見也憲宗時為給事中凡制勅有不便就勅尾批却吏驚曰批當聯白紙署於勅尾何當就勅尾署藩曰苟他紙亦狀牒耳何名批勅耶相垍薦其有宰相器遂同平章事知無不言上亦重其無隱河東節度王鍔賂權貴求兼官一日手勅下鍔可兼平章事藩遽取筆塗兼平章字署其尾曰不可還奏之同官權德輿正色曰即不可應別為奏何乃汚詔紙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勢不可得止又日暮何遑別作奏乎事得寢上嘗問足國以節儉對曰苟侈汰何國不貧問祈禱以修德對曰苟修德何福不至問神僊長年則極陳其無是理及李吉甫再相乃罷為詹事人稱藩才能不及裴垍韋貫之而清整殆欲過之

鄭覃相珣瑜子也以父蔭補官經術該深上甚重之訓注既誅覃始得相又與李固言不協固言者李宗閔楊嗣復之黨也固言奏用周敬復崔球補起居郎覃以為不可上曰此公事勿為異覃曰若宰相人人

盡同大臣必有欺陛下者崔球游李宗閔之門非端士赤墀下寧當用朋黨秉筆為千古法乎凡歷憲穆文三朝浮沈門戶間不能大顯然於文宗獨以經學見知上嘗與相論文李石白曰古人以事為文今人因文廢事論詩覃對曰詩孔子所删三百篇而止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覽風俗不聞王者為詩陳後主隋煬帝皆工詩不知主術卒歸於亂後世五七言詩辭非雅正願陛下勿取也又嘗為上言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言而止當寢饋以之豈必其多又嘗論史上以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紀多失實覃對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瘵耗府藏匱竭遷所述非過相石曰覃所陳欲陛下因武帝究終盛德耳上深然之覃家無媵妾所居僅蔽風雨然嫉惡太過為羣小詆譏不損清望焉

故如王義方柳渾李藩鄭覃者亦可謂言有物行有格質守而質親者矣

好正章第十八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好惡之難也君子而無好惡則無以别邪正肅紀綱整風俗一有好惡則朋黨之論隨之矣故謂君子無朋此人道所必無之事謂君子無惡此聖人所難居之理也亦觀其趨向辨其方類而已君子方理小人方欲君子好諫而受直言小人好諛而悦佞已不辨其方鄉察其性情則邇臣來惑遠臣生疑君子之正小人與小人之毒君子彼此相敓而未有已矣洪範曰凡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淫比生則其交無鄉疑惑多則其毒無方君子慎
有方之惡而避無方之毒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察
方鄉以去疑惑之道也
漢桓帝延熹時李膺等數正諸常侍為危言激論羣
小嫉之如讎既以鉤黨下獄太尉陳蕃上疏極諫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繇此言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
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椽范滂等正身無
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隔閉或死
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
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誅忠良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
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
繆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刑不辜於

市爭昔禹巡蒼梧見大辟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今青徐災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橫受財賂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位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録雖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上怒未解遂以辟舉非人免官蓋當漢時學術尚明好惡有鄉其邪正粲然冠帶之倫無顯就悖戾者故小人之毒其正皆反而用之至謂天下士夫皆陰謀不軌其偽易明然而主上卒不悟者天下士夫亦謂諸宦官子弟無一足存氷炭之勢激使然也然至於後世而天下士夫自為詆訐陰陽相傾無復黑白以視漢世蒼素之分不啻千里矣

唐自大歷而後士溺於才藻以名位相傾好惡不同而水火異趣至於牛李分門彼此報復而遠邇疑惑主鑑者益以難矣裴度平蔡之後志清河朔而元稹與魏宏簡又深相結阻撓其中裴公不勝憤憤發為朋黨之論而奇章從衛卒為天下口實其於元魏之眚疾未有所起也其疏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䘏伏惟陛下纂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斷制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臣與邪佞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

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前必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
臣臣又請領兵齊衆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
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
欲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
事君一至於此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
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不去則河朔逆賊雖
平益熾臣伏讀國史覩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
甸代宗不知盜繇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
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任
兼總將相豈可坐覩兇邪仰瞻日月臣不勝感恩嫉
惡之至謹附中使奉表以聞及再疏迺明言元魏然
元魏不過一二宵人謀進席寵者耳而晉公已深憂
之目為朋黨幾欲反旗以指君側曾不十年而鄭李
用事王仇紹姦劉從諫卒用晉公之意使朝廷有以
自立故正人之言
朝廷之著蔡也

方唐時賢奸忠佞雖稍涸淆然其流輩自爲别白如裴度之指斥元稹李石鄭覃之指斥李宗閔楊嗣復皆涇渭可尋源流粲然至於宋而衰矣雖言朋黨亦混然朋黨之凡士紳之同志同方者皆稱朋黨非有漢時陰陽之分唐時水火之激也一言一事意見稍殊而怨毒旋起施於南宋同朝公卿如胡與越江河日趨爲流愈下可歎也宋仁宗慶歴四年詔戒朋黨葢是時韓范富歐一時併用按察官吏磨勘任子而謗讟横興天子未有以察也樞密副使琦上疏曰臣竊聞已降詔書申戒朋黨此葢陛下恢善治勸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穴之見少思開助聖明竊以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姦邪有好公之人有挾私之黨既爲性之不同各以類而相附大凡忠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其是非葢是者言是非者言非惟在於公故政化可興而國家是頼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奸邪與挾私之人

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惟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真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朋黨必望陛下重加貶責不可務寛俾忠賢與好公之人以類而進姦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別白臣恐天下搢紳自今而後欲建一善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朋黨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士不顧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譖于上曰此朋黨所為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廢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則天下幸甚韓琦之意欲以用人行事別白邪正然小人之伺君子因事中傷正在於是明年蘇舜欽以用通奏院紙錢王益柔於宴會作傲歌中丞王拱辰諷御史劾之益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杜衍壻也言官錢明逸陳執中等遂以是論衍仲淹弼推薦朋黨各罷外琦再疏留之不得亦請

外知揚州

歐陽修時轉運河東乃上疏曰臣竊覩自古小人其識不遠欲廣陷善良不過指為朋黨欲揺動大臣則必誣以專權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朋黨則一時可盡至如大臣已被知遇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專權為人主所最惡故必以此傾之臣覩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此必有為朋黨專權之説惑聖聽者臣請別白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讜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共稱慕而其時更歷未深表著尚淺姦邪誣以朋黨猶難辨明今此數人擢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矣杜衍為人清慎而循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歸於盡忠而為性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

不相狥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請寛之仲淹
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而富弼以九事力言其
不至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城水洛事韓琦
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陛
下之所知也閒居更相稱美至為國議則公言廷爭
而無私真得漢史所謂忠臣不私之節而小人讒為
朋黨可為誣矣臣覩自古專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
下召琦及范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
六召之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命未嘗不懇
懇以讓也及陛下堅不許辭乃始受命然猶未敢别
有所為陛下開天章召之賜坐授以紙筆猶謙讓未
遑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姓名責其條列人事而行之
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輒行無推避者有之
矣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如此而
舒緩自疑作事不果乃小人巧讒猶曰專權豈不誣
哉夫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以申國之威比年不

振故元昊叛逆天下勞困北虜乘釁違盟書詞悖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此為辱𨚗等感恩不次請自行邊思雪國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而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于内四夷相慶于外臣竊為陛下惜之疏上亦罷知滁州會山東盜起上遣中使行按視還奏盜不足憂惟杜衍在兖富𨚗在鄆為山東人尊愛可憂也上欲徙二人鎮參政吳育曰盜誠無足憂小人抵間巇為危言傾大臣是可憂耳大臣為國拊循得民心則國尊安此中外大慶顧當變置之耶乃止繇是而覦小人疑惑君心何所不至惜仁宗亦明主在位二十餘年而鄉方不定如此則與左右

論大臣不與大臣

論左右之過也

慶歴五年諸賢既請外歐陽修蔡襄等以石介風刺亦各輟言路去尹洙乃上疏曰臣聞知賢而不能任

任之而不能終其於失道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任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以陛下知人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盖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後有言其阿黨者遂毀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發憤歎息也以是而論則知之任之為易任之終之實難陛下優容諫臣遠過於唐文皇修等雖不媿古人然所施為未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待其殁而後發也臣愛修等之才可勉而至於元成顧陛下之任修等可勉而至於其終如陛下待修未改於初則臣思知賢善任之實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且今世所謂朋黨非甚難辨也陛下試以意所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衆必共對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上欲去之又詢於

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共對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踈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自慶歷有朋黨之毀與宋終始蓋慶歷稱黨人皆為賢者小人既樂以黨排賢者賢者亦甘受之不辭人主中於小人之言而安君子之去所以國胥空虛遠邇疑惑也哲宗初年稍用調停之說范純仁呂大防亦以鄧潤甫為可用蘇轍初疏爭之又再疏曰臣前於延和殿進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以瀆天聽竊覩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咫尺迫遽有所不盡伏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也臣稽古今考之聖賢格言皆謂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榮疏君

子任小人則主憂國辱此理之必然非一人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德曰舉皐陶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人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中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為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正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惟恐君子得位窮極小人使之在外不安則勢將必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无

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垂誡深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説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故臣前所上劄子亦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若遂引而寘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攫財而導之寢室知虎豹之噬肉而開之坰牧世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處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不行必先引退語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蓋謂此矣先皇帝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踪三代其設意本非漢唐所能髣髴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造作諸法皆民所不堪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諸臣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不能復留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以調停

其黨臣謂此人豈徒進哉必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害固不足言亦奈祖宗朝廷何乎自熈寧以來小人親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言語摇動貴近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知矣聞者又不加察遽以為然豈不過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没齒無怨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平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平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能戮其貴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非私所奪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竊觀朝廷用捨施設未盡服於人心彼既中懷不悦乃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自知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

不為流言所惑無使小人一進
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
至靖康之元年天下已殆北敵洊驚而汪黄之徒猶
日以朋黨詆斥善類於是楊時為諫議大夫疏曰臣
嘗考漢唐之所以亾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修
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自蔡
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己者使無敢言然
後得以肆意馴致前日之既上皇晚悟其非以縉紳
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旨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
深鑑也近聞士大夫復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或指
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黨夫以二十餘年之
間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
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
黨而逐之將空國無人矣然所以致黨論之興者必
有其繇臣以謂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彥動為
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質親王以主和議罷

李綱而納誓書其誤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蔡京父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黜責公議未厭所以論者疑其有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以快公議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別邪正消除黨與則天下幸甚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則姦人多借以傷善類不可不察也蓋楊時初亦為蔡京所薦然其途徑與羣類不同故請黜王安石誅蔡京以正渠魁解餘毒亦可謂友有鄉而惡有方者矣

凡人才有邪正而無異同有氣類而無朋黨當前宋時議論極淆惟李綱言之稍精其告高宗疏曰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

為事業雖才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至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家恬不知卹非不知卹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卹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葢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世主曷嘗不用君子而退小人然所

用之君子皆不能安而小人無不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邪之所喜自非明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諸言邪正利害惟李綱此疏為明白矣然非靖康初年李綱亦不能明言若此也

李綱又論朋黨疏曰臣覩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修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

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不能遍及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密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人主倀倀然誰與圖治安之策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梁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繇其國無君子繇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修之言如此誠爲切當

臣以為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端居九重操天下利柄惟恐人之朋比以為欺罔故曰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彚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覈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搆起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富弼范仲淹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悦指為朋黨欲盡斥去頼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富弼范仲淹之徳業得以光明於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人主之徳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智愚賢否各當其分尚何

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為險詖之言以朋黨惑陛下之聽者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説而善類得所依怙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則必復出為惡伏望聖慈考歐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宋自光寧而後天下一髮韓史摧殘而後用舍之際無復足觀當理宗寶祐初年子才疏言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非人之所能損益也泰之為卦内徤而外順内陽而外陰内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其内外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淆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為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為言安也小人君子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為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繇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者也用君子則

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可以久安無亂者也臣觀國朝元祐之所為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時言者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憂朱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之間加察使正人日進而邪人永退范祖禹則謂憸人在上必害政事在下必害風俗不當使之在位為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義皆援據明白使當時盡用其言絕既萌培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倡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得以一日安其位及黨錮既成雖大防純仁摯亦

皆不免報復之旣則
調停之論益亦踈矣

緇衣集傳卷三